

















補新章首句

盡講只是云完全其心且不必人必于性上理會此心也知乃理會之義非專屬知浮而至于下存養始用是功也下存養皆知性內理會之工夫而此工夫不貳于致壽則知性知到盡徹一味修身以俟之則性上工夫存養無間矣是則所以立天之命于此心內也通章只在首兩句難看若寔着盡心則工夫尚在下二節至知若只作曉知之知則于盡心意不閑切若謂大有工夫在知性上則下存養謂何通章寔力只是存其心養其性二語首云

存養亦是一功心是活動易於存故着一存字豈是急遽

切以為存存心之涵養處即所以養性也兩性之理生不怠

故着一養字豈是放縱任適以為養養性之密切處即所以存

心也即此兢業保守其所賦之理惟恐有違於天若恭敬

而事之者故曰所以事天蓋天非蒼之天即在吾心性之內

吾盡其所為存養者即盡其所為昭事者非二事也一說存心

正以養性只一項工夫勿把存養對講亦好○然是存心養性

豈徒曰一時之存養已耶其工夫直須到底凡人存心養性皆

所以修身然或於死生關頭看得未破而謂吾身將死心性工

夫可少放下則天所命心性之理不覺其墜落矣必也壽亦不



知如此耳。未云修。修此耳。莫非章講孟子曰。吉凶禍福。毀之所遭。或招之不能。未避之不能。免矣。非命也。所貴乎君子者。當以造物無成心。而天命原自正順以受之而已。而順受之道。知命者待之是。故知命者。履道于坦。一厲行險。則視之為巖。牆而不敢立。止所謂順受其正也。然必何如。而後謂之正命哉。盡其道而死。若命由于天。莫為而為此。正命也。若大犯罪而極。措死者。天非有心。人實自致。非正命也。人曷思所以受之哉。補新。直人世上之物。欲壓人。皆巖。也。人心上之私意。纏糾人。皆極。也。惟知命。

知。死亦不知。只一意去存心。養性。徹首徹尾。脩煉此身。以聽其。死壽之來。則我之心性。不損壞。即我之生脉。不頽毀。便萬古不朽。說甚麼死壽。故曰。所以立命。是生脉指心。性能立命。方是。能事天。能事天。方是。能知天。此之謂盡心之極功。

### 莫非章

此章只是申明脩身以俟一句。未盡之意。而言脩身以俟者。為正命也。非道者。非正命。而墜乎命者也。○莫非二字。不是人生所值。隨在皆命。只云人都有真元命脉。人之生也。直。只當依此生理之直行之。即是順受。順受處。便是正命。非君子去順受。那天之正命也。講順受要暗會。盡道意。醒說為妙。○惟當順受。



者只存心養性去其私欲  
之累常竟自安穩而無危  
常竟自脫洒而無縛斯謂  
盡其道者但盡道未必不  
死。嗚。不死而盡道則非死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道也。  
君子惟脫身之桎梏遠世  
之炭墻。

其正是故知命君子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不履危陷險立於炭  
墻之下此正所謂盡其道者也。○盡其道全以心性主張方不  
壞我真元命脉。雖死而有不死者存。此是順受其正而立於命  
者也。若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炭墻不危於人欲桎梏莫濳於  
機心。狗人欲用機關以傷生者炭墻桎梏莫大焉。而烏得謂之  
順受其正哉。

求之章

此章要重一我字。蓋孟子指一我字提醒人見自我而外皆妄  
求也。不必實說如何為外。如何為內。蓋章旨是以內外別所求。  
非指內外之實也。○求則得之之句當一氣連看。舍則失之益



妄生希冀而并失其故我哉  
補新直在我者。欲之即是固

以當念至真。體則而能復  
亦以夜氣見天心。蓋物則  
皆秉焉也。在外者。巧可以  
妄干。而閑不可踰。人無所  
不至。而天不可問。蓋浮雲  
皆幻態也。

補皆備章全直萬物皆備者

真我也。二節反字。三節近  
字。皆根着我字。來誠即仁  
之渾涵。仁即誠之流貫。既  
誠則無不仁。而有得于仁  
則亦無不誠。誠與仁共足  
個皆備之我。

皆備章。孟子曰。人亦知我  
之所以為我乎。我非自為我  
也。法象形色。合為一原。萬

見必求斯得也。是求有益於得。看一。是字要穩。承上一句講來。

蓋使舍而不失。則其得亦不係於求者。蓋字得字。只渾空說。  
勿着象為妙。謂之曰我責備在躬。決諒求決諒得的。勿入仁義  
禮智。只言以我求我。動念即真。疑神即是。烏往而非益。○道命  
重命上求之。有道言不可以非道苟求。非謂求之有方。然雖  
求之亦未必得。故曰得之有命。此一句。揆是言不可求之意。在  
外。勿入富貴利達字面說。個在外便見非我分內。所當求了。  
故無益於得。二者字指求不指我。

皆備章

此童言無我之學。以首節為主。是先天合下之體。下二節是後



物皆備于我之中矣。第心以我與物為假合而離之耳。使反之身而誠而萬物皆為實。有則我中無虧。無欠其自得之樂。莫大焉。此萬物一體之仁也。將操何術以求之。必也強以怨道而行。則有我之私。漸融而還其皆備之物。求仁之方。莫近于此。彼離物以為我者。亦何以為仁哉。

補新直上章說求在我者也。未曾指在我者之何如。而必說萬物皆備于我矣。上章亦未曾說何如以求之。此說強怨求仁。正求之之功也。中間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過指其求則得之。寔地妙處言也。

天體認之法。通以我字。五說自其備於我者。而直實無妄。則為誠。渾融無間。則為仁。誠身者。誠其我也。求仁者。求其我也。到樂與仁。方見皆備。方完真我。○不曰萬理皆備於性。而曰萬物皆備於我。正謂我與物原同一體。不是兩件。當其有我而萬物已備矣。有一不備。便非真我。備者有合而一之意。勿入性字。理字為妙。○我苟反之於身。而於初來所備之物。無一不實。則於吾身。毫無欠缺。即吾心毫無遺憾。而無歎於我所備之真物。即無愧於天所賦之真我。樂孰有大於此。反身而誠。猶曰觀我而備。便是樂。非快樂之謂。直是心體中。生意流動。充滿。油然而然。無不順適。此正皆備的景象。要粘皆備上方。合旨。○若反之於身。



不著董道孟子曰道在人身  
 可也而亦可知所知者即  
 其所由乃粗涉而行之而行  
 之本原則憫然而不著焉日  
 循而習矣而習之精妙則真  
 然而不察焉據迹而貴神常  
 境而自昧以為不由也業已  
 行之習之以為由之而心知  
 也猶然不著不察一日如是  
 終身如是而不知其道者比  
 此是也亦可慨夫

而有未誠處則其心猶覺有不樂便非天理純然之仁故必本  
 此所脩之理一一而善推之以應萬物即此推行之間漸我  
 與萬物融通而無間而可以復其皆備之真我矣求仁孰近於  
 此哉強怒而行亦根皆備來曰近者近於物我合一之體  
 不著章  
 此章提醒人以知道意暫涉曰行必玩曰習一曲呈露曰著全  
 體瑩徹曰察道是率性之道衆以人言夫人心必至能察而後  
 有全知道必至能知而後為見道行不著既於道質之習不察  
 則於道雖有覺非全覺終身圖於道亦終身憊於道也此不獨  
 一人然天下皆然故孟子有深慨

補新章行之一句非兩平言  
 行之不著已足異矣若行  
 之久而持循之熟是行與  
 我相習矣而又不察是終  
 其身由于道之中而不知  
 者終身由正自習上說不  
 知領不察意更多



無耻章請孟子曰耻者幾希

之正脉羞惡之良心也有此

耻方成此人而有此人必不

可無此耻誠以無耻為耻則

必懲創改過而垢污一洗矣

又安有可耻哉無耻由于有

耻信乎人不可以無耻也

補新旨以無耻為耻此中有

揚然懲創幡然改圖意思

故决其可免于耻夫以終

無耻章

此章欲人存羞惡之良心首耻字與第三耻以心言第二耻字

指事末耻指耻辱之累如云耻者人所固有羞惡之心而必不

可無者然亦不必別尋羞惡之心但就可為羞惡之事不覺有

報然動念者即此報然動念處便無可耻之累矣蓋以耻覺耻

所謂無為其所不為也

耻之章

此章人字重看人生只此不為不欲之心可以無不可為可以

無不可至故曰耻之於人大矣不肖說耻之條於人大矣註存

之二句勿露機變二字不分以機巧牢籠天下而變幻不可



無所用耻為夫人皆有耻而彼獨無是不耻一事不若人矣既不耻不若人則悔悟真心汨沒殆盡平生名檢喪敗無餘更何若人之有則信乎耻之于人大矣

補新旨所字便與心字相反耻則守正而有恥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然

本心未嘗無耻而被方自矜其為之巧則無所用耻矣

古之章講孟子曰今天下君

驕王士亦媚君方之古人遠矣乃古之賢王常好入之善

而忘己之勢是賢王之心固

有然矣古之賢士何獨不然其心亦樂己之道而忘人之

端俛即陰施陽設之意說一為字便是有意反其心而出之說

一巧字便見與有所不為之心相反無所用者耻是人之真心

時不泯特彼一向便熟於此而自不用耳○為機變者固歎

以此勝人即此不恥機變之心就不如人了據此不耻一事不

如人則機變日深一日詐偽日熟一日必無好事做出來更有

那件如人看來有字亦不可虛蓋人之所有萬物皆備然恥為

真心一失則俱失又何若人有也

賢王章

此章主在賢王當下士觀首尾可見重好善一邊樂道就是忘

勢好善即道也故王公以下正忘人之執處致字盡字有味不



勢故王必致敬盡禮以昭其好明其忘士始與之見苟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其自重有如此者見且猶不得亟而况遽得而臣之乎此古風之所以哀也

補新言兩言古之見今之不然意孟子蓋為妾婦輩發也玩何獨不然語意則重

賢士一邊語氣至此一頓

果如此則人君不可得亟况敢賤之乎是秦之七賤

自賤之也時君不能好善忘勢亦由今之士不能樂

道忘勢耳

補句賤重全直此挽遊士之

追尊德樂義四字一篇骨

但有扶心者不亟見即敬賢加禮而未致盡就不亟見矣非士

重其見也道之所在勢至此自窮也夫亟見則披肝照膽手足

腹心一体矣不得臣者非士不可臣乃王公之不得臣可見勢

必不可加不如好善之可得士也何獨不然言士亦有所好必

有所忘喚起下文要義出士當自重意為佳一說重賢士邊言

賢士果能樂道忘勢則人君且不可得而臣而况可得而賤之

乎言外便見今之君不能好善而忘勢者亦由今之士不能樂

道而忘人之勢耳士不自重奈何使人重之亦可沒

句賤重

此章進句賤以天下士也當把德義二字貫到底尊德樂義已



子義德性分也。人惟性分不足，故胸中無主，以外遇為加損。若尊德舉義，則隨其窮達，無往不見。已之可尊，可樂，處故可以人己皆善。安往而不尊。

句踐章講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試與子語遊之道。遊者而至俯仰不自如此，不過妾婦之流，順且得安意肆志乎？惟是人知之，則自得而尊；即人不知之，亦自得而尊。斯為善遊者耳。曰：何如斯可以尊？矣。曰：德義吾所自有也。尊德而一，世莫能卑樂義而一生無非適，斯可以尊。矣。故士只有窮達兩境而已。窮時則不失義，達時

答：盡遊說之道。下文又在為士者身上說，蓋以品之高者進之，勿粘定遊說。末以古人實之，見古來自得無欲者類如此，非是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好遊指遊說言，語子道語以遊說之道也。知不知就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邊。豈非喜人之知不知，彼自有所得耳，無故故自得。○德本超然獨尊而我尊之義，本恬然獨樂而我樂之尊者，恭敬奉持樂者無拘無累。義是德中之義，樂是尊中之樂，使吾身巍然常尊，自不悅仰於人，使吾身陶然自適，自不欣戚於人。故曰可以尊。下都是形容尊樂。○豈，故窮也可達也。可窮則引大竹之義，以借藏而不失，達則抱岩穴之道，以俱往所不離。窮達，送知不知來，窮主



則不離道蓋善所以固窮而  
道所以濟達也窮不失義故  
不負義者自不負已何弗得  
也其窮之所以置乎達不  
離道故不負道者自不負民  
何失望也其達之所以置以  
乎嘗觀之古人矣古之人得  
志利澤加被于民不待志備  
身著見于世今得不得而一  
之如此是其窮則獨善一身  
無所慕于達則兼善天下  
無所如于窮古人之置類  
如此子尚以古人為法乎斯  
稱善遊乎

補新壹得已是處屋漏即可

以對蒼生民不失望是賢

蒼生即猶其可以對屋漏

民不失望處亦是得已得

守故曰義達主而故曰道揔之皆是個德義○得者自得之得

士以天地萬物為己若以困窮之故使其心有歎于贊參位育

便不成已民所望於我者不在既出之作用而在生不之抱負

我不自負其生平便是大慰民望處不失項得來不失只是得

已中作用得已不失望就在不失不離由非有兩層意○澤民

而曰如者澤自道出不但民被其澤實以我之精神心志而注

之彼也脩身而曰見世者即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之類不重

見上只言非泯庸人耳以天下公共之善我獨完之曰獨以

吾身莫大之善與天下同之曰無獨善非遺天下以吾身為世

教所係故善其身以有待兼善非有出於吾身善本通天下



已是得已之節保不失望  
是得已之運用運用處亦

節操也。總之得已也故置  
賢訓自得操之重此已也

待文章論孟子曰夫人莫自

奮者曰世無文王耳不知待

文王而後興起者凡民也若

夫豪傑之士自命千古自心

自有文王雖不遇文王猶奮

然興起于一去更何有于待

哉有特者不可不以豪傑自

期矣

精新世無文王而文王之

精在心也即世有文王而

吾心之文王不在也亦有

時覺我與文王肖處非肖

文王肖心也。有時覺我與

文王會處乃會心非會文

不過滿其量耳。二則字有隨時無不可之意。方見其能器處

待文章

此章是概言天下人當奮發以豪傑自期也。文王二字要活看

不可死。扼定文王用菁莪樸棫等語興者興起為善有奮然

而往意。須知此當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不可以凡民豪

傑分。興不興之途。豪傑何以不必待而興哉。蓋世無文王而文

王之精在心也。即世有文王而吾心之文王不在也。有時覺

我與文王肖處非肖文肖心也。有時覺我與文王會處乃會心

非會文也。此可見心一墮於凡想即凡民心一作豪傑想即豪

傑何論有文王無文王



附之章蓋孟子曰夫人無見

于有者則必附有所附而輕

易有如一且附以韓魏之家

此貴倨之極也非望之遭矣

如其自視敵然若一毫于我

無益者其過人不亦遠哉

補新者我心本自虛空不以

富貴寔之也則得其所常

虛之體飄然有遠神故曰

過人遠矣謂人皆溺而我

獨飄意欲然則不滿足意

難解人過遠自品格言淺

俠道章孟子曰人主之取

民也勞與佚異生與殺異然

亦顧其道何如耳有知以佚

民之道使民其心欲佚之也

不待已而以勞為佚則民諒

附之章

此章重士先識意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非既富而附之也

自視敵然性天上一毫不加何所驕盈何所張大故曰不自滿

非視富貴不滿足也過人遠據註以識言所謂識者只是物

我看得分明也然就敵然說不增入識字更妙

我

看

得

分

明

也

然

就

敵

然

說

俠道章

此章各上句皆君體民之心各下句皆民原君之心要看之道

字就上上之心言道若此心之天理也上之人都是要佚之而

不欲勞生之而不欲殺到不得已而勞他殺他要以此心原是

欲佚之生之就是勞且殺皆是天理所當然政謂之俠道生道

道

道

道



以生民之道殺民其心欲生之不得已而以生為殺則民諒其生我之心而雖死不怨殺者然則為君者欲泯民怨舍道奚以哉

伯者章論孟子曰欲辨王伯者觀之民風而已伯者之民沾沾見德輒不勝其色聲其氣象殆驩虞如也若王者之民廣大自得吾求其喜悅而不得其氣象殆皞如也皞如如王若未嘗不殺之也民本其殺而不以為怨未嘗不利之也民忘其利而不歸之功于是乎民動而愛焉日遷于善而不知誰之為者皞皞之狀如此而王道之大不困之而可想乎夫君子不必

霸者章

雖勞不怨雖死不怨殺者不是令其無怨人心同此天理天理自無可怨也

此章借霸來形王次節就是皞處就是存神過化處就是同流而泐小補處更無二層○驩虞皞就民之氣象上形容王霸氣象猶云景象霸者煦為恩易見故驩娛如王者恩深而迹不露斯民沐浴其中者樂利如萬物自得於大造莫知其自也此之謂廣大自得而如字是擬議形容之詞○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仁重民身上說民雖被殺而忘其怨也下做此民日遷善有日進於善之意為之謂做出他個

皞如



家戶之及也。所遺者一有傳  
被而民已自化。化无方也。又  
不待事為之著也。所存者一  
有萌生而民已自神。神無迹  
也。化以顯著其神。神以默融  
其化。無一處非過存之所。屬  
則要一處非神化之所。至直  
上下與天地同流而不遺。天  
地之外。君子亦無外。豈曰小  
補之澤云乎哉。伯者惟有所  
以補之也。補之而乃以小王  
者。惟無所以補之也。不補之  
而乃以大解解之視。騷虞有  
大不侔者。為治者宜何法焉。  
補新道。此章當括天地字來  
論王者。解是相忘于天  
之高。地之下也。然此皆王  
若敷天地之化。歲天地之

善來即教之意。○末節因上二節想到王者身上。故說君子二  
字要重。王道無心上。過指刑政教之所經。存指刑政教之所萌。  
化字要看註人無不化。就民之丕變說。看來凡潛移默奪乎民  
心者皆是神字。不是化之速。當監註解作不測字。化之不測處  
即神也。何者。凡刑政教已形於外。而民喻之。还可測也。今曰存  
是全未形出。只萌動於王者之心。民便喻而化之。何可測也。下  
個過字者。只見得不必積久。而後其民化。下個存字者。只見得  
不必形出。而後其化神。須知過與存非兩項。化與神非兩時。存  
只從過上見得。神亦從化上見得。俱是王業。勿以過化為業。存  
神為德。一在言外。流字重。玩註同運並行意。乃天之所覆。王者



神以與天下豈運用于殺  
之利之善之外豈是伯  
功可得而擬

仁言章 孟子曰論治者盡  
之得心夫心仁之管也在仁  
言猶屬于虛固不如閭閻誦  
德仁聲宣著之入人深也第  
仁必有所由名其以善政而  
成此聲乎抑以善教而成此  
聲乎善政善教皆為君所當  
有至論得民之尤深吾文以  
為善政不如善教也善政則  
民奉法而畏之善教則民慕  
化而愛之善政者使之盡力  
供上其得民之財乎善教者  
為之洽醜淪肌其得民之心  
乎則信乎善政不如善教之  
深民矣可徒曰均之仁聲也

亦覆之地之所載王者亦載之天地之神化流到此王者之神  
化亦流到此故為同流此則參贊裁成重鑄一番世界而大有  
補於天地也未句只說補益之大而其非小補自見

仁言章

此章言聲政教勿平治天下惟有政教兩端發之為言播之為  
聲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事跡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  
民者如作文要縮結止可曰仁聲之所發出者安在在善政善  
教耳而政教固自有淺深也如此說方不犯手○仁言特暫時  
之慰藉未必其能行仁聲則見之行而歡騰於民之口故曰不  
如○政雖是法制禁令然謂之善政則與惡政不同矣之能得



內可以入人也。而任政不任教哉。

補新直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下云得民財得民心。正見得財不如得心。而得財根于畏字來。蓋畏其法而自輸其財也。得心根于愛字來。蓋愛乃心愛之也。二得字見得民處。舊說以畏愛對財心平說未足。補不學章全旨。首節說個不學不慮極有味。見得愛親敬兄。是所性而有的。若非吾原有是仁。有是義。如何合下生來。便人人有此愛敬而達之天下。先不同也。入欲求仁義。亦惟先失其。實是補長之真心而已。

民但不及善教耳。善教之善教養如教之樹畜稼穡之類。要皆懇之歎。委曲開導之意。得民處且空。講。○即教之所以別於政。固知仁聲之所自起。蓋仁聲非徒宣於民之口。直起於民之心。而民心何以得善政。云云。畏不是嚴刑峻法使民怒。只遵法制而不敢玩忽。意得民財與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反看乃生有道取有節。民足而君志無不足也。民愛酒與得心有別。愛者政行而民感。不忍忘之耳。得心則教成而民化。不遺親不後君。是民有恒心而不止。謂愛君矣。末我曰得民心則心喜。豈不口誦此仁聲。所以起以仁聲觀民心。則民之所以與我而我得之者。止我之所以與民而深入於民者。故曰仁言不如仁聲。

民但不及善教耳。善教之善教養如教之樹畜稼穡之類。要皆懇之歎。委曲開導之意。得民處且空。講。○即教之所以別於政。固知仁聲之所自起。蓋仁聲非徒宣於民之口。直起於民之心。而民心何以得善政。云云。畏不是嚴刑峻法使民怒。只遵法制而不敢玩忽。意得民財與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反看乃生有道取有節。民足而君志無不足也。民愛酒與得心有別。愛者政行而民感。不忍忘之耳。得心則教成而民化。不遺親不後君。是民有恒心而不止。謂愛君矣。末我曰得民心則心喜。豈不口誦此仁聲。所以起以仁聲觀民心。則民之所以與我而我得之者。止我之所以與民而深入於民者。故曰仁言不如仁聲。



不學章

不學章請孟子曰人之知能每後學愈詳矣即不謂非知能之當然而非良也乃有不待學而能者其本然之良能也。不待慮而知者其本然之良知也。知能安在狹狹之童曾何學慮焉而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亦何學慮焉而無不知敬其兄也。則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是親親也。即吾性之仁乎。是敬長也。即吾性之義乎。夫以親親敬長而直歸之仁義者豈有他哉。孩提知愛非一人之愛稍長知敬非一人之敬達之天下無不鈞者。所以為仁義之良也。歟。補新直不是以良字為自有。

此章重仁義上。人性只有此仁義。世人往往以仁義為外。故孟子指出個愛親敬長來。愛親敬長正是良知良能。而為仁義之性。不是兩個。見得求仁義不必他求。惟求夫赤子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而已。此是孟子教人盡性最緊要處。○學是脩習慮。是思慮。良字最有味。天機自動。人力不預。故註云本然之善。良知是本來至善之知。良能是本來至善之能。良字且虛看。未可露性字。須知不學不慮為良者。但就本體呈露之妙而言耳。然吾人用工學慮亦不可廢。就既學慮後。而萬念未起。一真由盛去。為良時。文說壞學慮大非。○次節正驗良知良能之實。曰能



達字為同有正惟其不經學慮未的便達之天下思慮一起學習各趨則便有觸念不能達的安得達之天下而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者然則仁義是同心乃良心也正明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良心哉之意

補舜之章全音舜心全體不可狀只狀其絕希耳善言善行之間見而曰一正與絕希相映發者若決江河是于幾希處見全體也要知居深山而江河之決者已存於江河而心之居深山者如故不必分寂感為二時看

提曰稍長正見不學不慮愛親只是眷念而不忍違意敬長只是後先追隨而不忍慢意須淺說方像孩提稍長知愛知敬則能愛能敬不待言矣不必補出能字○末節言這愛親就是仁這敬長就是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義蓋仁義愛敬共是一件自仁義之義竅於孩提者則曰愛敬自孩提之愛敬渾然於心體者則曰仁義無他二句即是上意達字即無不知三字看出達之天下處一孩提稍長皆是此愛敬即此便見其初之得於天者同而無一毫人偽以雜之故曰良知良能非仁義而何只如此看不必惟開作擴充說

舜之章



舜之章謂孟子曰人惟知識之用起于有心于是自妄其聞見而天下之善忘與我睽而不相入矣吾見愛之居深山之中也。巍然與居者木石羣然與游者鹿豕聰明不露智解盡忘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幾希矣及其聞一言見一善行融其固有隨之隨道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至虛而無不虛其斯以為舜之心乎。

補新旨深山則靜矣中則渾無所倚矣木石居鹿豕遊則舜之心境忘矣忘則無有之有故無不有善言善行。握舜心之故物若決江河豈屑屑在聞見間論聞

此章抵狀聖心虛靈之妙。舜之所以莫禦全在上半節。莫把居深山等作閑看。居深山等句。孟子亦偶借來以形出聖心之空。洞耳切不可分迹同心異說。○深山則靜中渾然無倚木石居鹿豕遊則去智故而棲大同野人是顛蒙之人無異乎野人是。不失渾朴而與大虛同體。幾希指心之幾希處言及其二三。根上說莫禦不是其應甚速。蓋聖心至虛至明萬學停畜一有感觸即神解了悟。毫無杆格等待。如江河之停畜一決沛然莫之能禦也。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即此章之意。

無為章



見特為之引耳。及其二字最可玩分不得。愆感愆是一時事。

無為前論孟子曰心之初体

不着一物曾有不為不欲得

入其中而濶之乎。自一蔽于

私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

多矣。倘能識其真心無為其

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則本

心復還其初。所謂允希之理

存之則為君子。赤子之心不

夫則為大人者如此而已矣

豈漫有他法哉

補新肯夫人所為皆起于所

欲若徒禁之于為則工夫

無時可了。惟斷之于欲則

念絕而動皆清無妄欲又何妄為之纏糾乎。無為其

此章是欲人不失其初心。心見於事則有為。心動於意則有欲。

不為不欲。愆是吾人一點真心。但為物牽。有明知不好而為之

欲之不由我做主。二無字極重。合下便休。更無葛藤牽纏。不瞞

昧此點真心。不可為者便不為。不可欲者便不欲。不留一毫汚

穢於胸中。學問之功。作聖之本。盡在於此。更無別事。故曰如此

而已矣。勿作精義之學者

### 德慧章

此章與將降大任章參看。上言痲疾之得力。下舉其人以實之

見涉世者。無以灾患為不幸也。○德者。心得之理。德之慧則明

無不照。術者。處事之方術之知。則處無不宜。此即下達字。第吾



所不為須無設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一割萬斷之意  
也如此此字指不為不設  
之初心也

德章講孟子曰人之憂憂  
患中者雖自以為不幸笑而  
吾獨謂不然人之見性分明  
者曰德之慧也迎刃解事者  
曰術之智其有此也寧從生  
而得之哉計以窮直而不識  
以遭逆而長恆存乎疾疾中  
乘耳均之臣子也獨孤臣孽  
子者不待於君親欲效其相  
款則類于要將安于義命則  
近于熱其操心也危而凜之  
又凜其慮患也深而防乎其  
防然沒險阻得于備嘗窮然  
因以熟計故能達天下之故

人安常履順皆沉溺蔽調而不發耳有此者大抵存之亦疾中  
疾疾是艱難困苦非疾病之疾存者亦疾中有滙而蓄之也○

獨孤臣孽子情義隔於君親勢分制於近嫡欲效其相款而類  
于要將安于義命而近于熱其操心為甚危恐已得罪凜然持  
戰兢惕勵之心其慮患為甚深恐人陷已百般為思慮豫防之  
計若是而艱難險阻之備嘗人情世故之諳熟磨鍊後發出一  
段靈慧盤錯中生出一段智巧舉天下所難曉難處者悉通達  
而利行矣達指理言應德智字

容悅章

此章雖第臣品要見為臣者當進而上之意○下曰臣而曰事



也。疾疾之益人也。此非其一証乎。

容悅章。孟子曰：人臣不同品。而事業亦殊途。有事君人者，其事是君也。惟務承望風旨，則為阿容以悅其君者也。君亦何賴有此臣哉。有安社稷、臣者，志不在悅君，而在社稷。社稷安而心以為悅矣。社稷不安而心不悅矣。較之事君人，此為臣品之最真乎。水也。進之有天民者，天生一人，以為天下則天民詎肯輕試其身，必達而道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不然，不輕出也。此臣品之重也。又進之有大人者，德盛于己，正之權獨握，而不以物貸化及于物，正

若人玩一人字有卑其品意為容悅為者專務為此之意容是

君容之悅是君悅之這等人知有若不知有社稷阿狗逢迎無

所不至也一說悅字照下悅字一樣看謂務為容身快意之計

公有理○社稷之悅乃自己之悅舉利害得失皆不足以動其

心而惟社稷之安為快耳這等臣社稷為重若為輕便拂若之

欲公有理不顧○天民只指道可行說不是時可為然後行也

自重其天所付畀之身而不大行決不肯輕試者○正己只作

已正講無工夫物正是世道自我主張氣化自我挽回就粘在

正己上說勿作兩項講如周召孔子皆大人不分窮達皆能正

天下須知全是精神為感動無作為之迹



之用... 不自已止蓋一  
正已而天下之物自正者也  
此臣品之至也。事君者當知  
所取法矣

補新直此章不是評列臣品  
容悅之徒。不可數于臣列。  
只可謂之事君。人如役隸  
等也。功在社稷。可以稱臣。  
矣。若必達可行。然後行。是  
未出之士。只可云民也。大  
人則君。不待而臣之。并天  
亦不待而民之矣。  
三樂章。論孟子曰。世所稱最  
樂者。無如王天下矣。不知君  
子之真樂有三。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三樂者何。君子一身  
天常。人紀之身也。以父母則  
俱存。以兄弟則無故。一庭之

### 三樂章

此章見真樂不與於外。王天下。非指富貴崇高為言。乃下章中  
天下定四海的事業也。此亦是君子之樂。但其樂不在此。三樂  
內。第蓋三樂。在真體。王天下樂在應用。必如此說。方與下君  
子樂之不相悖。看來三樂中。當以不愧不怍二句為主。○俱存  
享壽考康寧之福。皆是無故不專無死亡。凡無不幸事。皆是  
不徒微俸於天數。乃是君子盡孝友之道於一家。故太和克  
塞庶幾底豫之風。此是第一件樂事。○仰不愧。二句合看。天與  
人以生。即子人以生。之理。人不能全其生理。則有愧於天。即  
有怍於人。君子惟全其天之所賦。操存不敢棄天。敬謹不敢衰



內際甚隆而孝友之施人  
論各盡一樂也。以此心對天  
可以不愧。以此心對人。可以  
不怍。一身之中。渾全無累。而  
俯仰之際。心事澹容。二樂也。  
又得天下英敏之才。而教育  
之。蓋凡材易得。間出之材不  
易得。英才而父母兄弟之  
樂。共溢于一堂。不愧不怍之  
修。應求于同志。三樂也。斯三  
者一出于天。一出于己。一出  
于人。皆不必勢分。而是者。故  
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

天如此乎。其於天理無愧也。則我之所以為人者。形非虛立。而  
神全矣。氣非委順。而理貫矣。原天之所以生吾人者。如是。而吾  
之所以自成其為人者。即如是。俯仰之間。自有一團泮渙真趣。  
何等可樂。○君子身備天人之理。物我所同稟。必聯屬萬物為  
一體。始能於此心無遺歎。天下英才。是世上資稟極好的人。得  
此等人。而教訓養育之。以共適于天理之中。則有以慰吾成物  
之襟懷。滿吾太公之分量。何等可樂。○君子有此三樂。真體之  
恬愉。何如其視王天下之樂。豈與存於之者之間。此申上三節  
要兩意相形。與首節虛含不同。

廣土章

補新章說父母兄弟處。是  
吾之孝友。道洽和氣。充溢  
之意。說英才教育處。是吾  
之教思無窮。隨物曲成。意



此皆我必必豈但二樂可必耶。

補廣土章全直此章為不待行道而發不是推明所性

言道之大行雖君子所樂畢竟行與不行無所性

也又非性是與遇之說只是所性與外遇全無相干

涉其根心與辟益步說入裡面來

廣土章議孟子曰天下不一者遇至一者性定性而遇不

足言矣有如廣土衆民道行于一國君子豈不欲之然而

所施者有限所樂不存焉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道

大行于天下君子豈不樂之然猶有待于外也其得天之

此章明所性之當重。二節分。上言所欲所樂而非性之所存。下

言所性之蘊正其存也。本文存字儘可玩味。○廣土兩節文雖

平看來所樂不存全輕只是引懸下所性不存句。土廣故民衆

指一國言地廣民衆則道可行豈不願欲之。然所施有限未能

大行於天下故所樂不存中天下而立猶云中天地而為民主

定者居重而馭輕也。此一句串說即上文王天下事豈不然。

然畢竟外面事業特性之發用非性之所存也不存謂所性直

樂不在是非謂功名事業全無干于性也。○大行二句義明而

性不存之理大行即中天二句窮居反是不加謂不於性上

此不損謂不於性上減此此物可加損者必其初之或不



所性不存焉。夫君子之所性者，超勢位而獨有，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若是者，我知其故也。予之所定，加損何緣而入此，可以識性矣。君子之所性者，即其由衷，茲外者是耳。蓋心非虛舍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于心之固有。性體具矣，其由根而生色也。粹然見于面而清和，盎于背而充厚，施于四體，四體從心，不言而喻，詭非吾性中根心而出之。若我君子所性之妙如此，欲樂何足以擬之哉。

補新前，醉盃三句皆根于心。

粹是心之精華，不容藏秘處，盡是心之豐美，不容過抑，處四體之喻心之妙用。

餘也。這個性無不足，亦非有餘。如分受於天地者，然固生而定之矣。性定不但是天定，亦有人為不動操之意。若因大行而加窮居而損，便是不定。不定不足以為性。性原是定到為物欲所撼，便不能定。○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更離。故曰根於心，不可謂仁義禮智之性，又根於心也。根心，須照分定說。惟令下便分得來，故仁義禮智之含在這裡，觸之而生意自滋。欲流，故曰生色。生字從根字來，根深則自有生意。生色句已說盡所性了。下三項皆形容生色之妙。見欲樂是君子浮事業心，性是君子真蘊藉，決不以彼易此。醉面盎背，要就精神言，不自行骸上言方佳。如云心之精華，覺其有不容藏秘處，便覺於面。



不事勉強處能根于心。則雖窮居時而吾一身之面皆休。然則皆是中。知德育。是亦如不能根于心。即大行處而四海之昇平。潤澤皆屬。浮泛寄跡。

辟紂章講孟子曰。凡政之足繫人心者。無如養老矣。昔者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未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與曰。盍歸乎。夫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仁人也。而同心。歸周者。歸于文王。養老之善政也。倘今天下有善養老如文王。則必有仁人如二老者。以為已歸矣。文王養老之政。何如。五畝之宅。樹墻

上腴然也。心之豐美。此其有不容遏抑處。便覺於背上盎然也。而無愧色。為睥反躬無缺。曰。益容貌在前。皆可矯飾。在背者。矯飾無所用。是真象也。不言只形容。頌應之妙。默而成之。稍涉於欲。擬欲議。即為言。未記於成象。成文。即非喻。不但出王游衍盡見天心。而手舞足蹈。無非帝則矣。

辟紂章

此章孟子總是歎當時善養老意。通章重在善養老上。與前之老章。泛論來歸意不同。○首二段。輕叙伯夷太公仁人也。亦天下之大老也。辟紂者。為其不善養。歸文王者。為其善養。天下有善養老且虛。描善字。天下未說不必添。今字。仁人凡抱德



下以桑匹夫懿之則老者之  
以衣帛矣五毋雞二毋彘死  
失其孕之時則老者足以  
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  
養老之政也乃伯夷太公所  
謂西伯善養老者豈有他哉  
亦惟制其田里以百畝之耕  
教之樹畜以饋桑雞畜之利  
道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已蓋  
五十非帛不援七十非肉不  
飢不援不飽謂之凍餒文王  
之民無凍餒之老者即此飽  
暖之謂也今其政具在為諸  
侯者何不欲而行之

補新章首節提出個仁心蓋  
仁心以下游所為志彼  
聞文王田里等事必能使

而幽潛者皆是已字本仁人言蓋以是君為己之所歸也○次  
節內就有了善字意但未曾說出末節方指實二老所以謂善  
者亦只如此而已○所謂即伯夷太公所謂制田里四句俱從  
上節看出全要見得不是家賜人益不是私恩小惠只是因民  
之所利而利之不費之惠所以為善也道妻子二句又承上二  
句來謂教之使即其田里樹畜之所得者以供衣食之奉也五  
十四句泛論以起文王之老無失所此字指制其田里四句謂  
字照首謂字

田疇章

此章論治道先足民足之即所以仁之精神重在使字上○易



天下之老無凍餒故不但  
曰歸而曰以為已歸盡以  
天下之所歸者為己之所  
歸也

田疇章請孟子曰治天下者  
莫不致盡民而仁之也然未  
問仁先問富者以富而所以  
仁之也誠使勿為冗役使民  
得治其田疇勿為苛任使民  
得薄其稅歛以力本之民當  
輕徭之安民可使富也然欲  
食無度盡費無經即處富亦  
易速貧惟是詔之食以時詔  
之用以禮字則節者者委財  
不可勝用也既開其源又節  
其流人為養民之道備矣  
而抑知仁民即在于此今夫  
民非水火不生活宜其愛吝

田疇只不奪農時薄稅歛只什一而征兩項是開源民可使富  
謂上使之也承開源來○富而妄用貧亦隨之故必須教之節  
儉食以時二句兼君民言以時如魚不滿尺不許採取之類以  
禮非奉賓承祭不許妄用之類兩項是節流耗者之惡處將積  
者之益豐故不可勝用○民非水火四句只養一多字至足矣  
矣字作故也看使字重所以使之故即在上二節菽粟如水火  
不可作多字看要在民心滿足上說民焉有不仁者乎仁字不  
由教化來生養既足人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  
自然之理也教化又後一層

東山章





者云然昏暮叩人之門戶以  
求水火亦無不與者則以水  
火之至足也乃菽粟之足每  
不如水火則無以使之耳聖  
人治天下予民以至足既使  
物力自衰而之盛又既使物  
力自盛而之久不啻如水火  
矣菽粟既如水火則人備若  
子之行戶成可封之俗恒產  
足而恒心興而民烏有不仁  
者乎然則訪仁民者柰何不  
講于養民之政也

東山章講孟子曰道至孔子  
大至矣亦聞然而曰道矣果  
何自而能達也哉彼其襟期  
遠而境界亦遠其登東山而  
小魯乎其魯國之一人乎登  
泰山而小天下乎其天下之

此章主學者說孔子之道峻絕極了觀之者不在本源處探求  
且不淨况學之者故志道須如流水成章而達通章皆寓言○  
首節一以山喻而言其所處之高一以海與言喻而言其所見  
之大然惟所處高故所見大摠成其為大也孔子登東山一氣  
讀下不可在孔子二字一截登東山二句皆寓言非喻也登東  
山登泰山便是寓言聖道之高乎一國高乎天下小魯小天下  
便是寓言一國莫能及天下莫能及作文首尾見正意講中不  
露正意而嘿寓正意觀海二句承上說畧重言邊難為水不但  
滿瀆雖江河亦難為水矣難為言不但異端曲學之言雖賢人  
以下見道之言稍不及聖人之精當亦難為言矣○次節不但



一人乎吾因之設現之法現  
海者且難為水况將聖門者  
哉聖門群言之宗也遊者一  
見其玄談而知百家之誣也  
聖道之大如此豈不淵乎其  
無際矧乎其至明也哉然水  
之行也有瀾觀水有源必現  
其瀾則所從出之源可知而  
日月無微之不照也現日月  
之明必現其容光之障無不  
照則所從出之明可知聖道  
之川流中有該化也篤實後  
有光輝也亦猶是矣有志于  
道者而不可不思所以達之取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有所以  
造之至于成章之地而欲其  
上達惡可得乎達以有本斯

論其有本見學者若不得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亦沒有個擱柄  
得望其津涯故於此有術焉觀水之術必觀其波瀾乃知其源  
頭之不可竭觀日月之術必觀其容光乃知其照體之不可窮  
孔子之道所以若此其大都從心源活潑心體昭融上來即如  
水之有源日月之有明但從本觀本本不可得見必從登東山  
登泰山難為水難為言處觀之而其本始可得而見蓋由用而  
窺其體因顯而占其微必觀聖道之術如此也源瀾之本明光  
之本○過至末節云而必欲如此以探其源者何也蓋流水云  
云故君子之志於聖道必定在根本上做起纔日積月累成  
個文章片段則道理參究得透體驗得完便與聖道有相湊合



為善學孔子者矣。

補新章孔子之道峻絕得

合就使現之者須在本源

處探求則志下聖道者豈

知不在本源處着力故志

道如流水然亦曰成章波

達而已矣。

雞鳴章孟子曰人知聖任

之判遠矣而不知其初分之

近也誠使雞鳴而起孳而

為善乎則善端一覺不聖不

止舜之徒也誠使鷄鳴而起

孳而為利乎則利途一迷

不任不止舜之徒也然則欲

知舜與跖之分豈有也哉只

在利與善之間耳間非有兩

端可並據亦非有定體可並

處若非有根本實地工夫豈能驟焉以達於大哉成章以心言

六中盈之意非文章外見之章

雞鳴章

此章分別聖狂之介以醒人只在一念有覺之初說雞鳴者一

念有覺之始孳是意念萌生之義勿泥本文為字就作為說

凡天理是善人欲是利徒字欲活看猶云雖未便為舜已是舜

一邊人雖未便為跖已是跖一邊人過下只云由是觀之○欲

知舜與跖之分亦承上舜跖之徒來非正較舜跖也分者兩路

分開也間非中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裡註相去不遠而爭毫末

耳最懇切作文只當體此意人心本有善無利講語亦要有分



不復舜。一入于善，則舜不復  
使舜易善而利，則舜可使  
最微也。亦最危也。人盡于鷄  
鳴慎之。

補新直此間唯獨知故君子  
慎其獨也。小人沒此閑居  
為不善，則孤矣。于舜矣。欲  
知之說正醒人。獨知間與  
絕少別絕是念初發間是  
羨念分際。

楊子章講孟子曰：吾道之外  
沒。有楊墨。楊子竟取為我者  
也。拔我之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也。是一道也。墨子兼愛者  
也。摩頂至踵，利天下，猶且為  
之。是一又一道也。于是子莫復  
出而評之，而執其為我兼愛

晚有低昂，不必是善與利，而念並發於心，而兩持未決，逸謂之  
間。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  
此分。即是分於善與利之間，曰間者危之也。

楊子章

此章特揭一權字，以定闢楊墨之法。本文無仁義字，勿露出更  
妙。○取者，僅足之意。如一室僅取容身，放至也。自頂至足，盡摩  
也。拔毛摩頂，非二子實事。孟子因其人而推評如此，不拔與摩  
放，不是狀他為我兼愛，乃言楊子更不沒傾人，墨子更不沒傾  
已。正說他執一處。○執字不可用，參酌等語。中字不可用，負歎  
等語。子莫執中，不是執為我，又加些愛人。執愛人，又加些為我



之中乾中之說較之揚墨為  
差近之然操棧于二氏以為  
中均平于二氏之中以為執  
而不能權可否之非猶之乎  
揚之執一為我墨之執一兼  
愛也其何以勝之哉所惡于  
執一者為其害仁義之道也  
義之愛不勝窮而執一端之  
義以為義仁之愛不勝窮而  
執一端之仁以為仁是為舉  
一而廢百也吾方惡其執一  
而子莫猶有取焉而為執一  
之論何哉

補新章內並未說仁義字

只有中字故看此章總是  
辨明個中此中自唐虞相  
授以來只是有得于隨時  
權變以合時宜便是如揚

乃是為我時。不如揚氏之為我愛人時。不如墨氏之愛人自以  
為中而不偏。不知才有執便已不是執中為近之。是將抑故揚  
語不可便說近道。不作為猶賢於揚墨說。蓋彌近理則大亂真  
不可謂猶賢。權則執輕重而移者也。時而人輕我重則不妨閉  
戶時而我輕人重則不妨纓冠。子莫拿定死規矩。故曰無權出  
於為我。兼愛之一却又入乎人與我互持之一。揚墨偏輕偏重  
一成而不移。子莫半輕半重一成而不移。故曰猶揚墨之執一

○所惡兼揚墨子莫賊道且虛說下正是賊道處。蓋道惟從中  
而起。中惟隨權而用。則隨時變化不窮。所以有百揚墨沒一邊  
走去而不知此中。子莫沒揚墨之中間走而不知此中。總是執



子偏在為我一邊而不知中。墨子偏在兼愛一邊而不知中。子莫誰不偏在一邊然認楊墨之中間為中而不知隨時權變之道以為中猶楊墨執一而已儒者精一之中非而在之中允執之執非而執之執一貫之非一隅之一試取吾心之權以酌量之而一自舍百百自歸一無不舉也無不中也楊墨執一以為一子莫合兩以為一而均之廢百以為一何取于一見逃楊墨者無以子莫為轉境也重在辨子莫之似中非中易以炫垂意說者章講孟子曰飲食自有

者自己一個見識。而於隨時變化不窮之用皆泥而不通碍而不行故曰舉一而廢百是一字沒上執一之一字說而百字沒上中字權字生義時說以舉一廢百謂楊執一為我而仁之百端盡廢墨執一兼愛而義之百端廢子莫執一中而時中之百端廢又有謂為我害仁而連其義亦不是了兼愛害義而連其仁亦不是了子莫執中而連其所謂仁義都不是了二說俱非看來楊墨之害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玩此章之旨似闕子

餓者章

此章就饑渴中推究人心受累處勿露富貴貧賤字妙噉齧嗟



正味乃饒者得食則其渴者  
得飲則其是未得飲食之正  
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  
飢渴之害哉。人心亦皆有害  
過在前而心難御欲既奢而  
願不止。無怪乎其不及人矣。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  
則古味自擾成心自恬。心志  
為重。口腹為輕。又何愛不及  
人哉。

補新章玩皆有字。言古之饒  
渴我者非一端。其飲食我  
者非一端。而我心所并者

非一端。則失正者亦非一  
端。可知矣。何必拘一貧賤

三公章講孟子曰。人知柳下  
惠之和矣。而不知其和而聖  
非和而流也。中節之和自有

來之食。急不暇擇。得即為其。故未得飲食之正理。非謂口味  
味之正也。豈惟口腹有害。人心亦從此害矣。人心之害。皆于不  
暇擇中失脚。心湛然無物。澄然不累。能不以饑渴動心。而辨其  
飲食之正。不以小害大。賤害貴。則其心一。聖賢無欲之心。不  
及人不為憂。字當味此。只就心體之超。上論不就人品之高  
下論。看來最病在一并字。人能將心之其處。盡情洗滌。便是境  
不能轉人。寧不過人。

三公章

此章是惠所以能和處。惟其介。故成得他的和。若一味同俗。而  
我各無分別。不至合汗者。幾希。孟子這他和上。想出介字。特借



不易之介在肯以三公易之  
乎此惠之所以師百古與

有為章謹孟子曰天下事非  
為之難為而有以及之難也

惟是矜奮于一時堅決于未  
殆其辟若掘井然掘井至九

輒深矣而不及泉猶為未成  
而棄井也亦何責于九輒哉

觀掘井之喻而有為者不當  
自棄其功矣

補新章每節須在有為者三  
字着力有為就學問修為

上說及泉之喻乃途廬之  
意也水在地中理在心中

皆有源頭源了源頭其出  
不窮方為學之大成方稱

得有為若不及泉即九輒  
亦為棄井猶若不逢源蹶

三公以形容其介之不可易耳

有為章

此章主為學者當要其成重有為二字為善學業有為者神有

所極意有所底故辟若掘井掘井者之心以為雖九輒而不及

泉猶為棄井如此掘井經謂之掘井亦必以此心有為然後謂

之有為資深逢源必欲底其績遵道半塗不敢輟其功常以意

井之心自勵可也一說學貴逢源水貴得源泉者水之源也掘

井不及泉終是無頭學問究竟何益棄井猶云廢井無用之井

也不是棄其井之說

性之章



終身難言有為

孟子曰古今道術

試觀道于堯舜性

而其道于湯武身而有之者也。全体脩復不外取而完也。皆真也。若五伯者性既不完身亦何純。不過外飾仁義之名。陰濟功利之私。假之而已。夫方其假之猶自知為外借之名。及其久假而不歸。遂并忘其襲取之實。惡知其非有哉。自五伯出而帝王之道絕裂矣。

補新直性之者。是氣質清明

純是兩性融然絕無渣滓

雖有此身已銷融于其性

若通是一個性而不見有

此章不重辨帝王之史勉。只是舉帝王之誠。以別伯者之偽。當以有字作主。堯舜所性。有湯武當身而有。摠是真有者。獨五霸則非有而託為有。又併忘其非有。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三之字俱指道。道不外仁義。但勿直指仁義更趣。堯舜非不身行此道。但他天性渾全。只沒性中流出。有沒心不踰矩之妙。故曰性。湯武非失却性而始求之身。但只合下便渾成。是踐形的。有由官骸以會天。則意故曰身。作文要貼性之身之口氣。如云道在堯舜。性具之者也。道在湯武。身脩之者也。蓋說身脩之方。須若照註說脩身。便於身之不順。五伯假之。如尊周之義。即假於周而用之者。攘夷之名。即假於夷而用之者。驩虞百姓。即假



軀殼也身之者則不免有  
個軀殼在。以軀殼承受此  
性。便沾着氣。質。然外亦是  
實地。若解作修身。不肯身  
之字。而添出復性語。則是  
反之了。後篇反字。乃是身  
之工夫也。

不狎黃諸公孫丑曰伊尹曰  
予不欲嗣君習見不順義理  
之人。遂放太甲于桐。民以其  
能匡君也。而太悅之。及太甲  
賢而慶仁。遷義。又以其能奉  
迎而反于亳。民又以其能成  
君也。而大悅之。即是而觀賢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  
固可放與。孟子曰亦顧其志  
何如耳。伊尹之志。公天下而  
不私者也。其放之也為宗社

於百姓而用之者。非其心先有勃然惻然之真。如裝成戲劇。雖  
甚逼肖。終非己有。○又假便是。不歸。不歸。非謂不歸于真言。其  
假之久。而安也。初猶知非真者。久則謂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此。  
併不自知其非真。有矣。

不狎黃

此章即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例否。末節可不可俱泛說。全重  
一志字。○伊尹言止不狎一句。下五句叙其事。太甲敗度。敗禮。  
故曰不順義理。伊尹不忍習見。故放之於桐。欲使改悟。上悅字。  
悅其意在成君。下悅字。悅其果能成君。○志字重看。要歸重不  
可意味。則可二字。正見處變不得已之意。非正法也。莫是實趣。



也為天下也其反之也亦為  
宗社也為天下也使為臣者  
有伊尹之志不待已而為伊  
尹之事則亦可耳不然無其  
志而效伊之放君則篡逆而  
已烏乎可哉

補新直伊尹行此事未嘗明  
示天下以放也或曰放焉  
亦不諫伊尹之志也如諫  
伊尹之志不謂之放也然  
伊尹之志只是欲成就其  
君之志也若能成就而志  
遂矣即以放議伊尹伊尹  
亦甘受也何也伊尹聖之  
任也任功亦可任罪也是  
則伊尹之志也

素餐章公孫丑曰詩曰不  
素餐兮若言無功食祿之不

睥睨之心漸成騎處之勢不至於篡不止要認志字明白伊尹  
一生之志只欲堯舜其君註公天下而不私是心也非志也說  
不透

素餐章

此章以功字為主。君子之不耕而食。要見君子未仕無功。但當  
自食其力。乃不耕而食。傳食於諸侯何也。不耕。不重。只重無  
功上。用只用其言。非用其身。從只從其教。不限及門私淑。亦是  
俱作已然說。方見有功。安對危言。尊對卑言。富對貧言。不專指  
府庫。即百姓足。是榮對辱言。不專指聲譽。即大國畏。亦是要  
重子弟。從之一邊用之。而安富尊榮。上固有功於君矣。然不可



可也。乃君子不耕而博食于諸侯何也。孟子曰：子疑君子之素餐乎。蓋未嘗以功而程君子耳。君子居是國也，上下咸有賴焉，使其君用其言則安富尊榮，即造膝一談而顯名厚實，已被休光矣。其子弟從其言，則孝弟忠信，即終式一時而敦倫尚實，名教已藉宗主矣。國勢民風，君子一人是，梅即居官效職者，不待臨之論功，不素餐乎。孰大于是。而子尚疑其不耕而食耶。

必也。即子弟從之，而孝弟忠信，則無位而功在風俗，與有國而功在國家者等。不耕而食，豈為素孰大二字要義。揮  
王子章  
此章首尾二事字相應。王子問士之事，孟子却以志當之。未則明志之，所以為事。大人二字，須說得重。正孟子占地步處。○王予以士為無事，分明有輕士之意。○心所為之謂志，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污齷齪也。此已包得下節意。○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多，若謂人同此志，士獨何如去高尚他下，答仁義而已矣。不是說士志於仁義，仁義正士之志也。講仁義要見得仁冒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方

王子章誦玉子堊問曰：天地間有位無位者，各有所事，而上果以何者為事乎。孟子曰：事以定業，志以造事。士惟高尚其志，此士之事也。曰：何謂



尚志曰欲求士之所尚乎亦  
惟尚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  
罪非仁也士固不居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士亦不由然  
則所居者惡在即一念不忍  
之仁是也士由之務惡在即  
一念不為之義是也居仁由  
義則天地之心已滿蕭耻之  
防已固人皆小而我獨大大  
人之事備矣至于傷大人之  
事而尚志寧為十虛哉

補新旨孟子不以位之得

切尚字殺一無罪四句是汎說居惡在四句正說其尚志處言  
殺一無罪非仁也士之志則居在仁而非仁之事有所不為非  
其有而取非義也士之志則所由在義而非義之事有所不為  
居以所存言綢存諸心者必体天地好生之德路以所行言謂  
見諸事者必循天理裁制之宜二是也要見得只此是也更無  
他道大人之事備矣不是備他日大人之事備具備也即萬物  
皆備於我之備裁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今日懷抱  
即今日之大人他年經綸即他年之大人王子疑士無事事而  
視志為空的故就實地上說即使終不得志而大人之事亦了  
盡無欠士豈無事哉



士能以此心為咎由則即此赤子之心也倫大人之

萬變

仲子章講孟子曰陳仲子也  
所稱廉士也尚不義而與之  
齊國彼必不肯受而人亦以  
其不受皆信其賢矣以吾論  
之其不受齊國也取義甚微  
是舍葷食豆羹之義也人道  
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之  
倫倫為大則讓為小矣仲子  
辟兄離母不食君祿其于大  
倫謂何而顧以其讓之小者  
信其行之大者矣可哉  
桃應章講桃應問曰天下事  
處其常者不足以難庸衆惟  
處其變者足以難聖賢設  
若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

仲子章

此章是孟子重大倫意仲子無讓國事但因不食不居之事推其心而設言之仲子畧讀住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作一句信是信其為大節是字指不受齊國義與不義說講舍葷食句勿入矯名意只以大倫律之便小了但此處勿露大倫字只暗說更有大於此者在意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作一句讀為字只當一於字註中多一罪字在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大倫已成若以其小廉信其大節幾何不以小節害大道哉大小字只泛說讓國原非實事不可填入奚可內只以亡倫意發

桃應章



殺人則如之何以處之乃稱  
情法兩全也孟子曰臯陶惟  
知有法瞽瞍殺人法所當罪  
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其  
執與曰此而得禁是殺人者  
是而執法者為非夫舜惡得  
而禁之法本于天制于聖人  
夫臯陶蓋有所受之也舜安  
得以此父之故撓法哉曰舜  
既不得禁臯陶之執然則如  
之何以處之曰舜之心知有  
父不知有天下其視天下猶  
棄敝屣也吾意當臯陶未執  
之先計惟有竊負瞽瞍而逃  
遵慶海濱無人之地終身所  
然以全親為樂而忘天下如  
此而已矣天下事果無難處  
而聖人之心果有盡至也

此章不過設言聖人處變之心天下惟情與法兩者法重則守  
法情重則全情孟子模稜當日守法之心臯陶惟知有法模稜  
當日愛親之心舜惟知有父且未論到事為委曲處○首節如  
之何只就臯陶將如何以處之曰執之謂執法非執瞽瞍也受  
之者不必說受於堯乃是本於天討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  
守之雖天子不得而禁也然則守承上不禁來如之何重全父  
一邊謂舜當此兩難之時又將何以為曲全之術也○末節只  
在舜心上推出來竊負二句一連遵海濱即其逃也法不可逃  
而海濱可逃法不可避而天下可避惟避天下故得避法惟不  
有天下故得有其親斯然樂者樂其全親也終身即終身於海



補新古卑陶自公在執法然  
 却不會抱舜之情都不問  
 不曰罪而曰執分明有代  
 舜處置法應執只管執他  
 至執他不詳而他有可逃  
 之勢則聽之而已是一執  
 而法伸却干情無碍舜自  
 尽在全親然不曾却把卑  
 陶之法都不問不曰禁之  
 但曰不禁乃明有為卑陶  
 處置情應逃只管逃既逃  
 任卑陶執法與我無干是  
 一逃而情伸却于法無碍

自范章講孟子自范之齊望  
 見齊王之子有感而喟然嘆  
 曰氣體在人一而已矣吾今  
 而知居能移人之氣養能移  
 人之體大哉居處之係予人

濱之謂要之執暇法也然但執之未去時不海窮之既去後則  
 法中未始無情竊逃情也然寧使身失天子不欲使身撓國憲  
 則情中未始無法但卑一味執法其勢易而舜欲上下兩全其  
 情難極之至變而後聖賢至公之心見

自范章  
 此章以居廣居一句為主前說王子為居廣居而啟其端後引  
 魯君為居廣居而暢其說○望見即望見其氣體也宜含甚昂  
 然嘆本意正在居廣居上不專是為王子羨嘆氣者體之充體  
 者氣之寓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单言居移氣謂其  
 氣象展豁而不拘瑣移體謂其體段尊嚴而不鄙猥移以前後



乎夫王子者，独非盡人之子  
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  
服多與人同，而王子之氣象  
若彼者，其所居之地使然也。  
夫勢分之居業已，若此之異  
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其所  
居之更異當何如也。魯君之  
宋傳呼于埳澤之門，守門者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息之  
似我君也。比無他，以魯宋之  
居相似也。觀魯宋而王子可  
知。現王子而廣居又益可知。  
慎無以性分而輕于勢分哉。  
補新旨：王子盡人之子也。氣  
体生于人者也。君子則天  
之予也。氣體裕于天者也。  
然廣居人子原頭皆有，只  
王子居而不居廣居耳。王

改移也。此氣體隨居養而異，便見移大哉居乎。言居之所關氣  
体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說夫非以下方就王子說盡猶緊  
也。一緊是人子，夫非盡人之子與與字有許多咏嘆滋味。言外  
便有何氣體之獨異也。意此句文脉緊連下節，同是日用所資  
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若彼拘氣體之移，其居使之然，謂有是  
居故有是養而使氣體之若然。况字根王子來，王子雖以其居  
超於衆人，其居猶衆人奉之而有者。况夫天下之廣居不因入  
而有，而人且倚之為庇者乎。四海皆在我之字下，我更不寄人  
之藩籬，其居之也。其移氣體又何如。廣居勿露仁字更妙。粹面  
益背意亦在言外。○論性分則廣居之上更無廣居論勢分則



子而居廣居便是堯舜氣  
象嚼然。亦為廣居。持  
借勢位之居而觸我耳。

佛愛章講孟子曰人君之禮  
賢也。文以彰之。實以主之。如  
食之而弗愛。全無推置之思。  
是承交之也。愛之而弗敬。容  
無隆重之念。是敷衍之也。微  
獨不比于明良之交。抑亦不  
解于恭敬之占矣。夫所謂恭  
敬者。豈徒幣交而已哉。蓋幣  
之未將者也。情先于文。而文  
非情也。若托為恭敬。而無其  
實。一幣將之文而已。君子豈  
可以虛文而拘番于簡賢之  
國哉。

補新直恭敬而無實。謂未將  
之前所足何意。所將之

王子之外尚多王子。欲知廣居之更移。人曷就居之無不移人  
者觀之。魯君云云。呼是呼喚之聲。就魯君說此。非吾君之句。是  
訝詞。蓋訝其相似之妙。此無他之句。孟子推其意以照應上文。  
敲出於氣。氣移於居。居相似。故敲亦相似。未要我歸居廣居上。

食而章

此章言待賢貴敬。敬又貴實。不貴虛。○食愛敬。遞說歸重敬上。  
食祿養也。愛者或聞其名而羨之。或哀其窮而收之。但是外面  
禮文。未有崇重意。敬則尊德樂道。極其崇重。而不敢慢也。養夫  
馬尚知愛惜。豕則養之而已。故分說。○過次節當用何也字。不  
當用然字。幣之未將。言未有幣帛。已先有恭敬。而特假幣帛以



如何心只是幣交只是束帛而已矣。餘為食之，之而子而可以交。交乎假為愛之意而君子而可以歎蓄乎。故曰君子不可以虛拘。

形色章。孟子曰：大造範人以形，而色呈焉。形色所在，即天命之性也。指性于性，不如指性于形之為真。以形言形，不如以性言形之為妙。惟聖人洞徹性形之原，然後可以依性踐形，而合乎有生之物。豈外於形而稱於性哉。

補新。言形色非形性合。一之說，蓋言形色不是空。空一個形色，乃是天性靈。

將之見得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下不可虛拘意。○未即恭敬，即上幣字實。即上恭敬字，拘是羈縻意。虛拘是把個空套子羈縻他，不可只重君不能留得他住，不重君子不肯留上。

### 形色章

此章示人以成身之學。重踐字。色字如其生色也。色字對性而言。曰色，色即性之可見者。耳目手足是形，目之明耳之聰，手之恭足之重，色也。天性者明其為本然之理，目之明無不照者，乃目本然之理耳之聰無不聞者，乃耳本然之理。有此本然之理，乃成其為耳目手足之形，不是形色中有天性，即形色就是天性。天命之性附着於氣，形色所着皆是一點靈明發竅處。舍形



明發于此。眾人視為血  
肉之軀。把這性成賊壞了。  
而高談性命者。又墮體懸  
聰。惟聖人能盡性。以踐形。  
重看一性字。踐字作行字。  
解為妙言。以性行其形。蓋  
不以形用形。而以性用形。  
也。若作踐實之踐。則性乃  
空明。感應之用。而可謂以  
性實其形乎。

**短喪章** 齊宣王欲短三年  
之喪。其于心亦忍矣。公孫丑  
曰。為菽之喪。不猶愈于已。而  
不為乎。孟子曰。王短喪。而子  
謂愈于已者。是猶或紆其兄  
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以紆云  
爾。徐之紆亦紆也。豈教人  
者所宜爾。亦教之以孝弟以

色何處。討天性有此天性。形色方有個實地。然必須聖人渾身  
天理。不曾汨沒。順性而動。將官體各還其本然之則處。盡職  
無此空浮虛處。方可以踐其形。而無虧踐形。如耳目還他耳目。  
手足還他手足。非聖人則耳目手足有空浮處矣。何可謂踐形。  
中要發出妙在自然合理。方醒淨。惟字出。不然何獨聖人。

**短喪章**

此章通重責丑。不重責齊王。○喪是父母之喪。宣王欲短喪。幾  
無人心矣。丑乃教以為菽。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親喪不可  
短。而曰為菽。是猶兄不可紆。而曰徐。徐亦紆也。豈所以教  
人哉。夫孝弟者。根於天性之不可易。而教人者。當動其真心之



其良心自知兄之臂不可  
終矣則彼為暮之說亦豈所  
以教王哉丑當斯時無以自  
解時適有王子其所生之母  
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  
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數  
月猶可暮月乃有不可耶曰  
是又不可以例論耳彼王子  
為制所歷欲終三年而不可  
得者雖加一日猶愈于已而  
不為吾之所謂乃莫之禁而  
弗為者也不必短而短豈亦  
不得已而加者等乎哉

不容已吾惟以孝友教之則彼自知兄之不可終矣求後方補  
喪不可短意○王子二句記者言丑亦知傳之當請特借此以  
自解耳○欲終之是其至情不可得是壓於敵母而情屈於分  
愈於已足推其傳請之意言一日亦可少伸其情猶勝似全  
已而毫不得伸謂夫指齊王言我前所譏正謂齊王莫之禁而  
不為禁是禁制不為是不為三年莫之禁而不為豈非自昧其  
至情而孝弟之良莫為之教歟末句宜重發

五教章

教五章講孟子曰古今道術  
賴有君子之教在乃其所以  
教者有五焉蓋主以不濫而  
施以多術矣有得意得心相  
悅以解遇其人之可傳而傳

此章見君子造就人才之功五平看○君子立教將涵育群品  
陶鑄而代與專門之教不同故所以曲成吾教使人無不受者



之如時雨之乘生挽而不覺  
自化之者有涵養中和德可  
成而成之者有識見明敏材  
可達而達之者有隨問隨答  
而以言示之者有時勢不及  
躬逢而聞風興起以善治其  
身者此五者相授有淺深相  
感有先後均君子之所以教  
也又安有棄人哉

補新古時雨化至教也成德  
曲成之教也達才俱達之  
教也答問言教也私誨艾  
風教也要看七個若字者  
字指受教之人言中間五  
段只是叙有等人末節方  
領云此五者君子之所教  
也其化字成字達字答字  
艾字工夫俱在末節着實

則有五重君子施教不重受教者言所以二字乃教之主  
意要得不倦意○時雨之化是天資高學力到他自家已有悟頭但  
畧一點醒便如草木之得時雨不覺油然而暢遂化就君子身上  
說五者字俱指教言○德是心術近正的人才是有才能的人  
二項亦都是學力上來成者涵育薰陶使之去其疵累入於純  
美也達者誘掖開導未就理者使之就理未通變者使之通變  
也答問是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以發  
其見之所未到也艾訓刈字亦有斬絕自新之意或地遠於君  
子或時後於君子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私竊其善以自艾其  
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蓋君子一身天下萬世之責歸焉



高美章謹公孫丑曰道則高矣而美矣孝者非不欲致而至之也但望之而神沮喪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蓋不少貶其教使孝者為可絕及

而日孳也孟子曰教有成法自不容貶大匠不為拙工改廢其繩墨繩墨者匠之法也羿不為拙射而變其彀率彀率者射之準也曲筈且然况君子之立教乎君子之立教也可以言傳者法也而不

必如是而後可以曲成範圍而不遺故曰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人也

道高章

此章以教字作主章中變字引字發字立字俱主教人說而道在其中時文非難非易太過不及等語是論道體不是論教了甚誤○道字泛說不必指孟子高美不予美則因其高而替之也地位峻絕超然無伍即此便是極精妙處詎不美哉宜若上



可遇深意而名言可忘其茂也所謂悟者自悟也如其不

高而使之幾及哉

補新章中道二字不可連道

猶然也謂中于道而立乃

躍中見光景之如在在目前耳能者從之謂全深此

個光景着也此是虛話語

如何以非難非易作個宛

然道理說又如何看立字

將謂君子以中立教耶今

之字者不待中道而立意

思俱是不能從矣

殉道章講孟子曰道也者君

子持身持立之具也如天下

有道則以道殉身身出而道

與之俱出矣天下無道則以

為拙者而改變然亦是改變不得○末節却是影語引是引子

做射的勢彘是彘天躍如猶俗云活現蓋上達之妙雖不可言

傳却恍然心目之際掩藏不住曰躍如則不發亦正為學者蓋

不發則神留於我其留而欲往之勢故躍令人見之發則機

已即於彼而神已息於此又何從得躍如之妙躍如正是沒字

的影中道而立是教者憑中站立身與的相當神與的相注目

所視手所對做個欲往而即于的底勢此正與以躍如之機能

者從之是能者必以其身而當事教者之後一一如其所教是

沒之不能則在學者否則已之拙也矧變法則益無以教了

殉道章



身殉道。道晦而身與之俱晦。失不為殉。身則為殉。道身與道蓋兩不相離。焉未聞以吾身自有之道為希世梯榮之媒。反以殉之乎人者也。亦是概哉。

補新旨。孟子本意是嘆當時遊說之士。在道從人。上四語只引起語。

滕更章。講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以滕君之弟。有未學之賢。若在所禮而不答其問。何也。孟子曰。君子答問之教。則以其心之虛而無所挾也。如挾己之貴而問。挾己之賢而問。挾己之長而問。挾己有勛勞于師而問。挾己有舊好于師而問。則受教之心不專。

此章重下節。殉者猶云死。緊跟定。殉身是致君泽民。不使道離了身。殉道是隱居獨善。不使身離了道。四句俱重在道上。道與身生死相離不得。曰以道殉人。則失身可知。殉人者一味貪饕。隨他起倒也。在無道邊居多。

滕更章

此章見道貴虛受。公都子意謂滕更以國君之弟。又知來學。宜若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何也不答。便是不禮。○有道吾比尋常來學不同的心。便是挾貴。有道吾忘了貴來學的心。便是挾賢。挾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夫。挾有了勛勞。是已常有功於師。挾故是已與師有舊好。問都是問道。不



皆所不答也。膝更于所挾有  
二焉。則吾之不答也。于又何

疑哉

補新旨來學雖賢也。但人以

此賢更則可。而更以此自  
賢。則亦不賢矣。有二且虛  
誣實。指出無味。

不可章講。孟子曰。天下事有  
要。思有序。學有漸。皆可不知  
也。如于必不可已者。而槩已  
之。則將何所不已。吾固于其  
已之。初而知之也。是怠心勝  
者。必無功也。於不可不厚者  
而槩薄之。則將何所不薄。吾  
固于其薄之。初而知之也。是  
忍心勝者。必無情也。其進銳  
者。志意過張。弗慮其難。其  
退未有不速。吾又于其銳進

答在教上說。正奪其所挾。使虛而能受。須知挾亦不是。驕盈只  
恃。此來學望師加之意耳。但以此為恃。此心便不在道。有二。只  
空說五挾中。他有两件。最為圓妙。注太億逆矣。

不可章

此章須以處事待人修為三者開說。以怠心。忍心。躁心。點之。○  
不可已。乃事之最急處。於此而已。其他當次第而及者可知。故  
無所不已。所厚。乃情之最切處。於此而薄。其他當錫類而推者  
可知。故無所不薄。○進銳。是用意太急。若舉天下之事。無一能  
挫其芒刃者。詎不自擬有進無退。不知人止有此精神。精太用  
則竭。神太用則疲。必且未幾而倦勤。其退速矣。退就在進銳時



之物而知之也是操心勝者必周終也吁戒之哉

于物章講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有茂對之愛而不盡為之仁其仁別有所用之也于民也有一體之仁而不弊為之親其親別有所用之也親吾親而民則仁之不以民混親亦豈以親而遺民哉仁民而物則愛之不以物混民亦豈以民而殄物哉其施之必有其等如此

補新直親與愛總是一個仁但有遠近厚薄之不同故分作三段其實親即仁之最厚處愛即仁之波及意非有別念也仁即君子之心玩兩而字當一串看方

見蓋意氣方盛之時已有將衰之勢不待既進後退也

於物章

此章上言息不混施下言息自親而生自不容混重親二字上二句連說喚起親字親之而天下之化皆由此出大意云君子雖恩施無外然於物但愛而弗仁於民亦仁而弗親非有所隔而不能流也非有所靳而不欲盡也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於情為最真切故君子之所親獨吾親爾自是而民與吾親同氣類第廣親之意而流貫之仁之爾矣自是而物與吾親共鈞陶第推親之餘而沾及之愛之爾矣完其所以為赤子者則不彫不琢見萬有一體之懷百姓協和鳥獸咸若摠孝



有歸者

知者章。孟子曰：仁知之流，帝王所以臨撫天下也。亦在審所務而急之耳。知者無不知也。然惟當務之為急，急當務即所以周知也。仁者無不受也。然惟急親賢之為務，務親賢即所以周知也。如堯舜稱至知矣，而不徧物，惟曆象治水，博庸命討，急先務而已。堯舜亦稱至仁矣，而不徧愛人，惟衢室結草，疇咨登庸，急親賢而已。其于大小輕重等之熟哉，苟不能三年之喪之重，而總與小功之察之輕者，放飯流歎，不敬之大，而問無齒決致謹于不敬之小者，此之謂不知務，可不戒哉。

弟之橫被也。愛是愛惜不暴殄，仁是以已及人，視人猶已意。親是恩重情切，猶加厚意。

知者章

此章主人君而治說。重一務字，智屬處事，仁屬待人，無不知，無不受，以知仁之全體言。急先務，急親賢，以知仁之切要言。當務字，說不可指定何事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應知字。親賢，親愛賢人也。故屬仁，俱要照註說出，可因以及其餘。急急字，重看聖人惟日不足之心，即既務既親之後，而其心急之無已時。當務正無不知處，親賢正無不愛處。堯舜仁智全在不徧上，不過引証之詞，不徧者，未施用其心於不可勝用之地，正所以



補新直知者惟無不知方知  
滯輕重緩急之宜而當務  
之為急仁者惟無不愛方  
是說滯人以廣愛而急親  
賢之為務非是不欲徧物  
恐物未徧而當務反混也  
非是不欲徧愛恐愛未徧  
而賢人反遺也

不仁章講孟子曰君德以仁  
為先若梁惠王誠不仁哉仁  
者以愛為心常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忍為心  
常以其不愛及其所愛梁惠  
王正以所不愛及其所愛者  
也非不仁而何公孫丑曰何  
謂也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  
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苗  
遂戢忍民不為用無以取勝

養吾知完吾愛而急字又所以善用其明與愛也理萬幾不如  
執要領愛萬民不如親賢人急先務如憂洪水等事急親賢如  
憂高皇等事○末節乃不知務的模樣非不知務之實舍其所  
當急瑣屑於民物之間如不能三年之喪云云是舍其重而務  
其輕者也如放飯云云是舍其大而務其小者也故曰不知務  
末我智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類是

不仁章

此章稱惠王之不仁以為戰爭者傲仁者四句以仁形起不仁  
只泛論其理而惠王不仁意在外仁者之及是推及乃擴充意  
不仁者之及是波及乃連累意註親一等語不必用○何謂也



土地之故害其民又自害其子弟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故曰不仁哉深惠王之補新直此孟子嘆梁惠王之

不仁自其流禍之慘以推原其用意之差處至于如此可見人心不可用差了念頭以至殺及生靈而殺及子孫也

春秋章講孟子曰春秋經中所載非稱名則稱人非書及則書遂無有以為合于義而許之者仁就其中亦或迹假尊王師稱閔罪彼善于此則有之矣何也征者天子討有罪而上伐下也兩敵之國不相征也今春秋所書之戰皆

是問以其所不愛而及其所愛惠王之殉子弟還是貪土地不為民復仇是之謂以其所不愛二句只云以土地之故及其子弟便了若添出民字又寬緩矣

春秋章

此章見義在尊王而因推無義戰之故由于僭王○春秋指聖經無義戰是聖經無有義其戰者即註必加譏與是也註擅與字勿用恐犯末節彼善於此是假義的或藉口尊王僅為聖人所許者此句輕正見無義戰○征者上伐下句是斷案的律今上指天子下指諸侯下人有罪天子出命以伐之故謂之征若敵國等耳非有上下相臨之分安得相征今春秋所書之戰皆



以諸侯伐諸侯則相征矣。相征則無王矣。今安得有義戰

故。補新。尚王者大義有征無戰

纒說戰便是相征。將天子放在何處。孔子所春秋止以將征伐之義不出諸侯。正以收敵國之極。以歸天子。

盡信章。孟子曰。載事之書

多文勝而實。盡以為書而信之。則千古有難白之心事。

後亦有文奸之口實。弊且不與。得與無書等。可盡信乎。如武

成一書。豈不稱感。立之良史。然吾僅取二三策而已。何也。

仁人之師。吊民伐罪。無敵於天下也久矣。以武王之至仁。

伐紂之至不仁。將有兵不血

敵國相征。雖兵加於有罪。將置天子於何處。故曰春秋無義戰。

### 盡信章

此章要知戰國時殺機方熾。孟子恐人主不察其本而執古人

之書以為左券。禍益不小。故特借書不可盡信以破之。此救時

之言也。○書不獨尚書。盡信是泥其詞。無書只不見古人之迹。

盡信則將因詞以害義。使聖人之心不明於天下。且令人得藉

書為口實。以文奸。故曰不如無書。○武城一書。紀武王之吊伐。

所可取者。以仁伐暴。為生民立命。無忝上天。作君之意。自二三

策之外。皆不可盡信也。下正明其意。○仁人向泛論其理。至仁

不仁。方屬武王與紂說。蓋仁人無敵於天下。此沒古已然者。武



刃而七民自歸者，而何其血之漂杵也。將使後世謂仁人之止線者，反以繼絕斯言，答之矣。故曰：「信書則不如無書。」

補新首 蓋信書不如無書，此

乙句只以啓下血流漂杵之言不可信，欲人不可信，武王為口實，非真孟子之欲廢書也。若執此為孟子真欲廢書，又不如無讀孟子。孟子忍泥徑者，遺禍天下，意以非藉書之罪，乃盡信之罪也。

有人章謹孟子曰：「兵也者，不得已而用之也。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勞兵殃民，大罪也。』乃國君反欲用之，豈

王承上帝以遏亂畧，以至仁伐至不仁，宜其兵不血刃，何至為商人所敵，而血流漂杵哉。若此言可信，則有害於仁人無敵之義，信夫書不可盡信也。

### 有人章

此章深惡強兵者而諉首言戰陳為大罪。見有功者決不當用此人下詳言好仁之無敵，以明其不必用。全重好仁節。○有人曰：「是時臣自負之辭，陳以行列言善是整而不亂，戰以攻擊言善是勝而不敗，大罪重殃民上。」○好仁還善平日脩德好仁，與一旦弔伐言單主弔伐者未是無敵，是不戰而屈人兵。○湯武平看俱是好仁無敵者，湯重奚為白，武重着朋句，革車載輜重。



謂必藉是方可以無敵天下不知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而何以戰為哉蓋觀之湯矣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湯之好仁而無敵如此也又觀之武王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至弱小也王入商而慰之曰爾商人無畏我我為寧爾而來非統敵百姓也于是商民歸附若崩厥角稽首以沒之武之好仁而無敵如此其所以無敵者何也征者以正人之不正為言正之義也今民為暴君所虐各欲仁者未正己之國如湯有後我之怨武有稽首之迎恭又焉用戰為哉既無用

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曰三百三千甚言其少也此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王曰乃武王入商之時與商人言也崩垂下之意此句雖是聞王言而然却是平日感王仁而然○末節只決其無敵不重釋征之義上過云由湯武之事觀之可見征之云云征字甚妙正字自好仁來與敵百姓者相反各欲正指暴國之民心凡戰陳為敵我若設民為暴君所虐各欲仁者求正己之國雖有善戰無所用之矣未要找出大罪

梓匠章

此章見學者貴心悟通統曲藝教人說正意首末見之規矩法也善用法即是巧巧不出規矩之外使字自與字生來須重能



戰則彼善戰者豈不誠大罪哉  
補前道王道尚仁霸習尚戰

仁則四方歸而民不為敵  
戰則四面敵而民德為敵

此說為君德戰者大罪則  
知勉君至仁者大功通章  
重無敵句

梓匠章講孟子曰規矩匠之  
法也即梓匠輪輿之教人也  
亦第能與人以規矩以成法  
示之而已若巧則在規矩中  
而妙出于規矩外以俟人之  
自悟耳安能使人巧乎觀乎  
此則學者之于學也當以心  
悟可知矣

飯糗章講孟子曰窮達二境  
至舜而其愛虛矣舜之飯糗  
茹草也其心不知有貧若將

與不能使上蕪意言外要見上達即在下學之中但在學者心  
會不在教者言傳

### 飯糗章

此章全是形容聖人之心飯糗茹草只形容貧賤被衿衣三句  
只形容富貴終身固有之照着以後之富貴觀之則貧賤非其  
所終身以前日之貧賤視之則富貴非其所固有若終身固有  
俱是孟子形容聖心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  
中不覺有驟得之富貴也然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  
知其無動矣時講云自舜之心便誤

### 吾今章



終身焉。豈望後之富貴哉。及其為天子也。所被者於衣。所鼓者琴。所果侍者二女。其心亦不知有通。若固有之。豈計前之貧賤哉。遇雖相懸。而心常處一。非聖人其孰能之。

吾今章謹孟子曰報復之理。毫不容爽。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其父兄也。我往彼來。特聞一人耳。可不慨哉。

為閔章講。孟子曰自古人君立法。取其利民而已。不聞以利之者。害之也。即如為閔一章。吾深慨古今人之不相及。焉。古之為閔也。說察非常。將

此章言報施之慘。以禁人之好殺也。親善父兄重。是所關甚大。一聞耳。猶俗云隔一番手耳。即假手於人意。

為閔章

此章孟子借設閔一節。以寓傷今思古之意。須得言外感嘆聲。口暴害也。禦暴指譏察為暴。指征權禦暴則暴常不容於民。為暴則暴反在於上矣。重下段見存古法者。猶失古意。况其變古法者乎。

身不章

此章重一道字。道通人已。行於身而入觀法。令於人而入信法。者也不以躬行率人。而恃法令。此必不得之數。使人不以道。



以禦暴固未嘗征及其貨者  
今之為國者必入征稅以遂  
其錐刀之爭將以為暴而已  
即一國而為宗若此况類于  
閭者又不勝多乎可慨也夫  
身不章謹孟子曰道也者所  
以脩身齊家而後無不化者  
也如身不行道乎則不執不  
物之身何以為人則效其理  
必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  
乎則不順不怒之事何以為  
人信逆其勢必不能行于妻  
子况其他乎  
同于章謹孟子曰甚哉養不  
可以不裕也周于利而厚蓄  
者凶年且不能殺之而况德  
乎知完抱在我知德深而德  
德固則正大經可以鋪方織

字即身之所行者。閨門風化之始。道必從此行起。使人必從此  
使起。行於妻子者。藏身之化。能行於妻子者。喻人之化。都在身  
上說。使人云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也。

周利章

此章以蓄財者。喻蓄德之貴。完全重周字。周是件。皆到事。  
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包得定見。定力在  
內。邪世是邪說交勝。邪行交作。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  
中流的手段。不但不為邪世所惑。

好名章

此章窮好名者之真情。好名之人。即好利之人。特以好利之心。



之和。應閑吾道可以息。記濫之說。諺。豈邪。在。所稱。亂哉。則信乎。周德之不可已也。

好名章。謹孟子曰。人之爭名也。甚矣。君子當核其真。焉。天

下。有。好。名。之。人。曰。我。必。棄。天

下。所。不。能。棄。而。後。能。取。天。下

所。不。能。取。故。千。乘。之。國。讓。之

而。可。以。得。名。彼。亦。能。讓。之。也

然。為。非。真。能。讓。其。人。而。第。為

好。名。其。人。名。之。所。在。則。取。名

其。好。利。之。心。且。隱。然。伏。名。之

所。不。在。則。取。利。其。貪。昧。之。心

不。勃。然。動。雖。以。簞。食。豆。羹。之

細。又。將。得。焉。而。色。喜。失。焉。而

色。悲。矣。若。是。子。好。名。之。真。情

誰。掩。也。現。人。者。辨。之。哉。

不信章。謹孟子曰。國有所與

制。於。好。名。之。心。故。名。之。所。在。雖。大。必。讓。而。好。名。之。心。生。便。非

真。能。輕。富。貴。之。人。故。名。之。所。不。在。雖。小。見。色。而。好。利。之。心。不。覺

吐。露。矣。見。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愠。見。於。色。

### 仁賢章

此章論治國之大要。三段。雖卒還以仁賢為主。仁賢是國之本。

禮義由仁賢而出。政事由仁賢而脩也。信是推心委任。不信或

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云空

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禮義為上。下常經。無禮義以為之防

維。則綱常名分掃地盡矣。其何以已亂。○政事為財用。綱維無

政事以為之料理。則九賦九式。坐是隳矣。財用安得不乏。然則



立者仁賢是已而國計人心亦恒有賴焉有知不信仁賢則無與共理其國僅有一孤君而已不其空虛矣子蓋仁賢所以維禮義者也無仁賢則無禮義矣所為辨名分定民志者誰而上下之防亂仁賢又所以經政事者也無仁賢則無政事矣所為開財源而節財流者誰而財用耗然不且蓋人主惟信仁賢張即為四維酌即為八政而國之神氣自壯唯不信仁賢集分如弁髦取利若錙銖而國之本實先撥為君者奈何以國僥倖也

信任仁賢以維國紀而裕國計可不凜然亟亟乎哉  
不仁章  
此章重下二句為諸侯恃土地甲兵而睥睨神器者獲汙國以地言得天下以心言力可盜一國之柄而不可以欺天下之心故欲得天下必行仁政以得其心而後可  
民貴章  
此章重民上說杜稷與君都是借來形容民為貴也妙在兩稷字諸侯杜稷俱有變時惟民不可變撫則德虐則難萬古一轍是以見其貴也首節三句虛說以民為貴為主蓋民無可畏之勢而有可畏之形無可重之威而有可重之理故為貴杜稷

不仁章講孟子曰國與天下人心之眾寡不同而所以得



之者亦異彼不仁之人騁其  
智力而得國者有之矣蓋天  
下至大衆心雖齊不仁而得  
天下世寧有是理哉

民為章講孟子曰世之芥視  
民者無乃以其威命不若君  
矣矣不若社稷乎不知國以

民為本民者國之最貴者也  
若社稷為民設比之民猶次  
之若君為民立也此之民則

為輕矣是故得乎丘民之心  
而為天子有民而後有君如  
此若得乎天子僅為諸侯得

乎諸侯僅為大夫耳得天子  
諸侯大夫不如得民也此民  
為貴也諸侯不道而危其社

稷則天子為之憂廢而別置  
君是君不但輕于民而且輕

為民而立故次於民君特為人民社稷設耳故又輕於民此雖

一時之低昂實為萬世不易之定論下三節正其意○次節

重首句下二句俱輕得丘民者得其歸心心既歸往可以得天

下而為天子若得乎天子不遍與之云云故曰民為貴○諸侯

一虐其民將危及社稷則變置之變置是更其人非更其國也

此見君之輕於社稷則輕於民可知○純色曰犧全體曰肥成

者肥臚之意以時燕春祈秋報民無失禮於社稷乃旱溢不免

而年不順成則變置之改立其祀神之壇壝以示更新之意非

改立其神也此言社稷雖重於君而未始不輕於民非民為貴

而何通章之意互相闡發若分一節各釋首節一句意便散緩



而亦孟子做君之意矣

百世章

于社稷矣。使社稷之犧牲既成，黍稷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以為民災，則改更社稷之地而更置之，是社稷視民命推移亦次子民之驗也。而况君子

聖人章謹孟子曰：聖一耳。若夫聖人而為百世之師也，求之于古，惟伯夷柳下惠是也。何也？師古者視其風，何如夷以清風，風人故聞伯夷之風者，頌夫蕪懦夫有立志，惠以和風，風人故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敵，鄙夫寬，夫夷惠者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高山可仰，愈作墨行之思，尤原可質不替，代興之志，非聖人而能師百

此章有二句重講。故聞至者是乎。正其師百世之實，而明其為聖人。未句只形容必興意，輕帶過，不可以當時後世分看。

○師者以己之善興起乎人，使人易惡以至中也。須就行造其極，風聲足以遠被說，方切之聖者道脉，則萬世不磨矣。曰風者，風造化吹噓太和之氣，而生養萬物者，一披拂而勾萌甲折，生意四達矣。聖人猶造化流風所漸，自能振勵陶鑄，廉頑而立懦，敦薄而寬鄙，故稱為百世師。舊者後古未有而我特起，興與聞文王興不同，聞夷風自覺吾身汗穢，聞惠風自覺吾身窅吝，便



世若是乎。而况于親炙之者。文當何如耶。吾于風得夷惠之神矣。

補新直心之精神謂之聖夷。

惠清和造。查是先揭百在。

精神以獨會于一身故百在。

血下人心原有夷惠脉。

脉一點精神自然攝入人。

心處人亦圍其于鼓舞之。

中而不自覺故曰風曰節。

仁也。章講孟子曰。人但知仁。

之切于人而不知生之理。

即是有生之身。仁也者人也。

非仁與人為二也。惟論者分。

仁自仁人自人而道始遠矣。

若以仁與人合而言之無粗。

非精一而不二是所當入之。

道也。道果有外于人乎哉。

感然不能安。非聖人向贊嘆之詞。不是証其為聖人。聞有極力追想意。亦有薰炙心醉意。

仁也章

此章釋道之義。當看一人字。所謂道不遠人也。仁也者人也。與形色天性也。一般仁者生之理。即人之所以為人者也。降衷之初。此理完具。原相合而不相離。人而離仁。則道不可見。故合而言之。便是道也。合者不相離之謂。仁非在內。人非在外。理氣形神渾然合一。則日用動靜有無限的當然之則。作用出來。所謂率性之謂道也。非以人之理合於人之身之說。如孝也者。子也。合孝與子而言之。即為事親之道也。



去魯章諸孟子曰孔子聖之時時也者妙乎道者也即以

國親之其去魯曰遲吾

也夫去魯之遲不容于

之適不可以淹也即均之去

國而所處不同如此故以為

聖之時焉

陳蔡章諸孟子曰孔子之危

于陳蔡之間者蓋以君不容

臣不薦無上下之交也君子

奇窮有國者之耻于君子何

病哉

貉稽直講貉稽曰人之脩行

### 陳蔡章

此章陳蔡之阨聖人之極否也。亦是氣數之偶。於聖人無與阨。即絕糧上下相陳蔡君臣無交是君不下賢臣不薦賢并際可公養之禮全然不曉意如此方切絕糧。

### 貉稽章

此章言士貴自脩不理是喫他虧意思。貉稽謂不理於口有左。并自疑意。孟子以無傷慰之。蓋謂衆心難調。行高招忌也。要看士字。毋論高世之行。易為負俗。即厚自檢點。又過為責備。故士比常人益多訕。且謂之多口。可見同聲附和。非真惡矣。○引詩有責他為士意。以孔子文王當之。亦斷意取義耳。孔子不理

湯也為士者知希忌。集益增



多于此衆口固其常耳不觀  
之古人乎詩云憂心悄悄慍  
于群小此不特衛仁人為然  
吾以為孔子之事足以當之  
彼以士之道師天下者而叔  
孫武叔之毀不免也則群小  
之見慍可知詩云肆不殄厥  
愠亦不殄厥問此不特周太  
王為然吾以為文王之事足  
以當之彼以士之道君天下  
者而崇侯虎之譖猶不免也  
則厥慍之不殄可知示惠不  
為文王孔子耳多口庸何傷  
貽昭章諷孟子曰談新美者  
先明德明正所以新之也惟  
賢者以其貽昭使人貽以其  
使之也固不使之使也若今  
之為治者則以其昏昏使人

於叔孫輩之口文王不理於崇侯輩之口觀憂心不隕四字聖  
賢競之心。謗毀不但為士累。益為吾儉省進脩之地。惟憂  
心與不隕者無傷。不然者懼傷之也。語云止謗莫如自修。雖到  
孔文地位。此心只是憂。只惟恐隕。豈可謂我德已至。而付人言  
不足恤哉。

昭章

此章示人重身教。二段不平。二以字重看。俱主治人言。重言昭  
昭者明而又極其明也。明是吾性全體大用。吾復其性。因率天  
下各復其性。有宇宙氣化關而重朗之意。使非驅使。亦非倡率。  
只在自家昭。着意耳。下使字則徒令而已。本文無古字。不必



昭昭自置身于闇汶而欲擢

五千之明使愈顯而民愈使

勇又步野與賢者較治哉

山徑章孟子謂高子曰

心惟在所用耳山徑之蹊間

介然用而用之而成路若少

間不用則茅文生而塞之矣

以此律于芟除地而物欲滋

今茅塞子之心矣子何不及

茅塞其心者而為介然成路

之初耶

點出

山徑章

此章以路之通塞喻心之通塞見心不可不用也。人心中原有一條開通之路。用則通。不用則塞。不用非枯槁灰心。但在天理上用事。便是。○不舉大路。獨舉蹊間者。喻道心之惟微也。重在介然為間四字。見通塞只在俄頃。須說得極危。慄方是。今字重看。言子之心。非復昔比。正通塞無常之意。茅塞指物欲遮蔽。此不徒責他。有望其亟反之意。

追蠡章

此章重禹一邊。而以文王相形。聲泛指衆樂。何以言之。言何所

禹之章。謹高子曰。異代不相沿樂。而審樂。自可知音。禹之聲。其過于文王之聲乎。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禹之樂。其追如蠡。而欲絕。豈非用之者多。而器易散乎。吾是以獨以禹為尚也。曰。論樂。以神不以



羸是追蠡何足以定優劣哉  
城門狹處之執之深所以異  
于城中之執者豈一車兩馬  
之力與知執迹之由于地而  
輻輳使然則知追蠡之係于  
車而用久使然未可以此而  
尚禹樂矣

補新道不曰上而曰尚。是  
說禹之樂為人所尚也。城  
門之執兩馬之力分明謂  
禹追之。蠡非人力也。乃。特  
吉也。其又王固古今同符者

齊饒章諷昔齊國嘗飢夫子  
勸王蒞棠邑之倉以賑之至  
此又饒或若不能無前日之  
望也陳臻問曰國人皆謂夫  
將復請策棠以臻論之殆  
可復孟子曰以吾今日之

據而云也。以追蠡以禹鐘之追蠡知用之者多而見其樂優也

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凡樂可知。○是奚足哉言追蠡不足以

議禹之樂也要玩奚足二字蓋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

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若區區旋蠡

之間曾足窺測其萬一乎城門之執只應以追蠡一句見禹之

追蠡以時久非用之多。曰兩馬之力與語其舍蓄註文王之鐘

等不可用孟子只為禹辨更不為文辨

齊饒章

此章上下問答俱重不知止意齊饒要見是再饒此二字當提

起以字作望字看國人句是望之以私情殆不可復是度之以



昔人有言曰：見善從之，如手搏虎。辛之改其雄心而為善，是見重于士林矣。乃一旦之野，有衆逐虎，方負馮婦，擡其髮，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見獲，喜心，振臂下車，以徇其請。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笑其不知止也。吾尚從勸，王蒞宗其以悅齊人也，則可柰為士者之竊笑何哉。

已意之。馮字相應，臻亦知孟子將去而疑其當止矣。故云然。○是字指勸，王蒞宗曰為馮婦，見不為君子也。此句且虛，以下詳馮婦之事。方見不知止意，善士淺看，只去其角力之習，擡臂下車，描寫他雄心沒露之態，悅暗影國人笑，只見得義不可為，衆人意輕為士意重。孟子引此見其當以義自守，不可徒徇衆人之意，而取笑于士林。

口味章

口味章。孟子曰：天命之謂性，原合而一，非歧而二也。今夫口之屬乎味也，目之屬乎色也，耳之屬乎聲也，鼻之屬乎臭也，四肢之屬乎安佚也，人身同俱性也，乃自然之品。

此章畢竟當以朱訓為正。但提點性命二字，尚要醒透。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也。口之於味，以及四肢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



往而培植別無性外工夫

善信章諸浩生不害問曰樂

正子之在門牆取為表著當

為何如人也孟子曰彼殆善

人也殆信人也合善與信可

盡樂正子之為人矣曰何謂

善何謂信曰善者人心同然

之理其為人也合乎人心而

可欲則謂之善矣第欲遂何

倪即也之善竅者是欲及也

何印即善之固有者是惟是

可欲者有諸已而真濟不失

則謂之信矣夫信則實矣未

必其充美也進之充實而有

光輝焉形恭淵顯人不可量

斯之謂大至千大而化之無

大之迹是謂不思不勉之聖

字只云知賢者異於不賢則否字意已諒了聖人之於天道不  
是聖人去仰合天道蓋天道便屬聖人身上蕪察之由之二意

### 善信章

此章只是因論善信而歷叙人品以要其極不知此正孟子從  
性善上論起為人之根基而從此根基以日養日充遂漸底其  
極此堯舜可為之旨也就是至於美大聖神地位亦只是完得  
此善便是○何人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信人空講不可說出善

信意義只要一氣看言雖未必其終身造就何如據今日之資  
如是學如是誠可語善也誠可語信也何謂善二句是問善信  
名義非問克何以謂善人信人也○可欲二句雖答善信之問



是謂至妙不測之神樂正子  
之為人。也善有餘而信不足  
其二之中而美大聖神彼際  
未結深造焉其四之下乎是  
在樂正子自勉耳

補新直一善也以此起頭即  
以此結果善即天命之性  
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者也信指性之根心言所  
謂反身而誠萬物皆備也  
美指盡性而言所謂既飽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大指  
性行流形而言所謂君子  
以性根乎心而生於色也  
聖神指盡性致命而言所  
謂至聖達天其說能知之  
也總是完全性善也舍人  
皆可為堯舜意在內

却要泛言可欲乃自己心體上覺得有油然可嗜之真所謂懿  
德之好義理之悅心者是也有諸己者善本性所固有此心真  
見得是自不肯稍有假借而善方為己有此只是個自信之心  
故謂之信充實根有諸己乘言實有是善力行不已至於充滿  
而精實不浮虛靈凝粹不見瑕疵曰美充實二字勿子講光輝  
根充實來充實之後而善根於心者湖中彪外奕然有光輝之  
著如在身則睟面盎背在事則德普化光豈不是浩然廣大  
位故曰大化之云者亦是心體之中充實處自充實光輝處自  
光輝然無形迹之可窺故曰聖不可知之者即是此心體之  
中既化之後不自知其所以然此是心之神妙不測處故曰神



式不可踰有命焉。謏之性則命必有所不合。君子不謂性也。不謂性。面性一命矣。仁之屬于父子也。義之屬于君臣也。禮之屬于賓主也。智之屬于賢者也。聖人之于天道所屬也。天賦異等。命也。乃同然之秉。彛必不可滅。有性焉。謏之命。則性必有虧。不盡。君子不謂命也。不謂命。而命一性。天性與命。與性豈二子哉。補新直性命本是一個。而人皆認作兩件。性。其心于欲。而暴棄乎理。不知人有個。雖虎耳。目。鼻。四肢。皆是靈明。發竅處。即仁義禮智。亦只在上。面。非性。自性。而命自命也。每人于耳目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能奪諸。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揜越。即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何以不謂之性。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也。食色既不謂性。則昏明強弱之性。君子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以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人能奪諸。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一毫不待安排。即謂之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內也。正是見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以不謂之命。謂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智於



口鼻處看得太粗。竟忘却天命之精。于仁義禮智。又看得太玄。不知已落在稟受之內。故孟子泛耳。口鼻真處。表出個天命精微之理。未而于仁義禮智。表出個着落處。蓋上是說性中。有命下。是說命在性中。也。補善信章全古通章以善字為主。善即是性。善自是秉彝。好是懿德。故曰可欲性為固有。便是信有諸己。性体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自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測。到底是以性善為種子。而生成之以可欲為初。

心也。天道尚不謂命。則壽夭窮通之命。君子亦不謂命。可知已。二義正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相通。必非告子所及。○看來性命二條。可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脉。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為來自於稷。窈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現在。認於稷為窈然之物也。故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二節皆字俱作屬字看。賢者字不必作否。



逃墨章講孟子曰吾儒之惡夫異端而闢之者謂其逸于吾道之外也而未嘗不欲誘之吾道之中也彼溺于楊墨而不知所逃者無論矣外墨者去虛而之實其必歸于楊乎逃楊者厭簡而就中其必歸于儒乎夫未歸之先楊墨也而非儒也既歸之後儒也而非楊墨也當憫其陷溺之深取其悔悟之意受而借之大道可矣奈何今之與楊墨辨者不念其自新徒迫其既往闢之已甚而攻之不休則去儒亦深歸儒亦罪也不猶追放豚者既入其筥又從而招之哉末以苛求之苦而生其悔來之心則楊墨之敢與

神人即聖人非有兩屬潰知自始可欲至終不可知總是完全個性善的本體當以善字貫人性本善信即此善有諸已也美即此善克實也大即此善克實而有光輝善至於無跡便化善至於莫測便不可知○二之中只是說正子為善信中人對下字說原無深意若時說注謂正子善有餘而信不足在二者中間信如此說則正子是一半善一半信乎自是不妥

逃墨章

此章論君子待異端之道不重論今人待異端之失故歸斯受句要重看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凡人汎濫不情必厭苦而思近實故逃墨便歸楊一味自為必於事物通不去而思就中



吾儒角也未必盡揚墨之過矣。

補新直開而拒之者絕二氏之外乘入而不招者收二氏之內向看受字辨字正為當時待揚墨過峻自絕

歸儒之略者言故知異端之終外于吾儒者亦吾儒苛責之咎也

布縷章講孟子曰人君經營國用亦當保聚民生是以有

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斯三者皆不能不取

之民也君子于蕪取之中而寓不忍俟取之意往用其一而緩其二待時而辦酌勢

而寬而民皆荷其体悉之惠矣不然一時而并用其二則

故逃揚便歸儒歸斯受之承歸儒來蕪揚墨說歸者還家之意受不是徒受有借之大道意斯字重言當速與其進而已矣者受之外無他說也○今字指世儒辨是咎其既往之失宜重看正與歸斯受之相反既又二字宜玩蓋未歸則辨之可也既歸而猶咎責之彼異端愈苦其難并其來歸之初心而驅之使叛矣不猶追放豚者已入筮而又招之乎追作追趕看招是外其前之奔逸非戒將來也

布縷章

此章為平民無制者微重用一緩二下不過反言見其當緩耳用一緩二要加隨時二字緩非不征但不一時並征之耳者個



財力不堪飢饉相望民有殍耳不然一時而并用其三則財力愈不堪流亡載道而父子離矣賦法之弊如此不可有以通之哉

寶三章講孟子曰有國者不

講言寶矣而非泛有所寶也吾觀諸侯之寶有三一曰土地所以立國也二曰人民所以守國也三曰政事所以經國也寶止此矣若舍此三者而寶珠玉則敗亡立至殃之及身也其能免乎有國者慎寶哉

盆成章講盆成括事于齊孟子策其必敗也曰死矣盆成括及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也孟

緩字多少仁民實意用之三一時而并用其用其三也夫常加賦而民已不堪矣可見惠民不必罷征而殃民不必橫斂只一緩急之間而死生相関如此可不慎哉

寶三章

此章見人君當慎所寶之寶字有寶愛珍重之意易曰人君之大寶曰位土地所以載此位者人民所以守此位者政事所以治此位者故為三寶珠玉則必輕人民輕政事無所以鞏固其土地則國壞國壞則身壞故曰殃必及身

盆成章

此章見人不可恃才小有才對大道說才合於道則大才離於



子曰君子之幹事以才居才以道其為人也聰明伎倆不勝自用之狀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才之所後禍之所伏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復何疑哉

之滕章講孟子之滕館于上官有治業之發于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入疑而問孟子曰若是乎沒者之廢也曰子以是沒我者果可竊屨來也或曰沒者之來始非為竊屨也但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之不善不追而咎來者之潔已不拒而阻彼苟以師道之心至斯與其進受之而已矣然則夫子之教愈見其大公而門人之來亦安必其無盜行

道則小夫才不害事也。有之則為害也。况所有者又小才乎。故足以殺身。

之滕章

此章主意重孟子設科歸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雖以或人至無識終未釋竊屨之疑而亦有以諒其心則其大道為公之心何如。此看局面方大勿作嘆所遇之窮。館是滕君館孟子或人又是一人非失屨之人子以是字指從者說來只云來沒我殆非謂殆非為竊屨而來往前日也不追是不咎其既往之失來非是將來謂來學也不拒即下受字此句目勿說明是心慕道之心受之教之而已矣言外有縱有竊屨



哉。即或人之言。徒足為吾道  
所遇之窮。發一。概置之。不辨  
可也。

不忍章講。孟子曰。人盡言仁  
義矣。而不知仁義之根。從何  
來。量從何滿。又何怪乍通而  
復乍塞也。吾為人皆心有所  
不忍。偶發之。念耳。以此心  
達之于其所忍。則念。皆不  
忍之心。仁也。人皆心有所不  
為。亦偶發之一端耳。以此心  
達之于其所為。則念。皆不  
為之心。義也。而果何。以達之  
如無欲害人者。非不忍之心。  
平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則  
滿腔皆不忍。而仁不可勝用  
也。無欲穿窬者。非不為之心。  
平人能充無欲穿窬之心。則

之行。亦非夫子之所計意。

### 不忍章

此章提出真心以示人。首節泛論個不忍不為之心。而推廣之。  
便是仁義。重一達字。次節指出不忍不為之實。正以發明上節  
之意。重一充字。達與充有辨。達者達其本有。充者充其本無。末  
二節皆是申明充無穿窬之心。摠完首節達字意。○不忍不  
為。就心體顯露處說。如惻隱形于下。見羞惡形於喙。此一片  
真心。人皆有之。只緣蔽於私欲。縱有不忍。有不為。都行不去。故  
要達。者自此而通之於彼。亦非沒忍處為處。遏抑之也。直從  
不忍不為。初幾時。提醒。令不至於有忍有為。將前念後念。曲



織垢皆不為，而義不可勝用也。然無充穿窬之心，雖一不，但自無穿窬充也。受爾汝之稱，至辱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真，實處則此志常伸，無所往而不為義也。而未也。至于言論之際，尤足徵心。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人之意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人之意也。一語一默，而隱伏難知。如此是皆穿窬之類也。充義者必充至于此，而義始精矣。知義則知仁矣。補新直不為文在，不忍中，發竅不忍是無欲害人之心也。而穿窬非害人乎。達無害人之心，而穿窬又忍為乎。即下面以意餽人，亦是

暢旁通，再無隔礙，則真心日滿，妄心日消。夫是之謂仁義。○無害人，即有所不忍，無穿窬，即有所不為。特點出心字，說入本體。上人，即至無行，誰肯害人穿窬哉。然而未必無是心也。人能乃是良能，充不是擴充，乃充滿之充。本體無虧，則取之不盡。民胞物與，經世宰物，皆有餘用，必不可勝用。方謂之能充。方謂之能達。須知不可勝用，與仁也。義也。不同。上是推仁義之端，而會其全體。此是滿仁義之量，而用之不盡。○實字要看入於爾汝所加而報，就其不欲受者，猶爾汝之名也。就此不欲受一念，而直搜去其爾汝之根，使人終不得以爾汝加我。所謂充無受爾汝之實也。如此則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正大光明，無不可對天知。



損人利己的念頭則下面雖說充義而充仁意即在穿窬事類甚多獨舉受兩汝餽人者二頂孟子蓋隱刺戰國策士之習也合羞忍垢揣摩探刺策士之所以逢取資也自以為賢人而茂而賢之誑知其為穿窬哉莽浩然之氣則矣受兩汝之實矣事謹獨之齊則多餽人之為矣

言近章講孟子曰垂垂以言經垂以道然而有要存于其間焉言若近矣而探其旨則至遠寓遠于近善言也守若約矣而究其施則至博寓博于約善道也非君子其誠能之君子之言也不下目前之可對人言為字重看謂無所往而不為乎義也○未可以言而雖不與餽人者同其精神而已與餽人者同其象貌此亦機械之未盡黜默種于心中隱微中而不自知者不搜別至此亦何以為克類至義之畫故各下是以二字亦非直指其餽人也然說你直指則叙在無受兩汝之後似反粗矣曰是皆者舉此以槩其凡耳然只言其類充字尚存言外我明

言近章

此章要看得連合善言善道總是一理道不下帶而存便見天下國家之道不出吾身日用之常此正近而至約處故君子於



帶而道即存是遠莫遠于言  
之近矣君子之守脩其身而  
天下自平是傳莫傳于守之  
約矣斯誠善言善道而又何  
病乎人之病在舍其口而共  
人之口所求于人者重而所  
以自任者輕善守約而施博  
者豈若是哉

補新言以明道。約處即  
近而可言道之遠處特遠  
而可指不下帶而道存正  
謂天下平之道在此身上  
言之耳道存者存於此身  
也帶正係于身者也故修  
其身而天下平則守之身  
者約而施之天下者博矣  
即傳即約乃即遠即近也  
一說此章為好議論而不

此明理亦於此基化彼徒博者必且創為高遠之說以易天下  
不獨無善道便無善言須如此看旨脉方貫○近是切近旨是  
言中含蓄的意趣約是簡約施是守中發出的作用迩遠博約  
只寫字義虛說要重近約二字善字指人心絕善之良說○君  
子之言四句雖是申明言道之善其實重在君子二字不下帶  
而道存只取目前近事言之而理本中庸人人行躍如血見  
於目前簡易之理即神化性命所在○脩其身而天下平即所  
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也功夫只在脩身萬事萬化  
皆由此出俱便都理了故天下自平不是脩身了方可去平天  
下也守字亦要看有見得到持得定不泛用其精神意○末節



務自脩者幾備身二字是  
根宗君子無身外之道  
道外之言以備善言正道  
言近而指遠也今日不務  
備身只求乎天下必有致  
詳於詞令以為責人之言  
故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  
以自任者輕道非善而言  
亦非善也此人之所以病  
也

堯舜章謹孟子曰古之性統  
以堯舜為宗堯舜者乃不思  
不勉渾合自然性而有之者  
也若湯武則反身合道不入  
以協乎天者也試舉所性之  
証言之動容也而周旋之  
間自渾然中禮者威德之至  
也是謂至禮哭死而哀非為

只說不善道之弊首二句是影語下二句方指實言人病人之  
弊病正對君子字已之田喻身人之田喻天下求人重欲天下  
卒也自任輕不能備已也明德方可新民若先要新民便是倒  
行逆施決不可行要看自任二字此身負荷民物提挈乾坤孰  
是擔當而可遜避

### 堯舜章

此章有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次條槩舉聖人率性之事  
末節乃著作聖者用功之所宜然下二節再不必說堯舜湯武  
說然堯舜所以為堯舜湯武所以為湯武亦不外是○首節二  
句卒看謂堯舜渾是性體更無作為湯武凡事與堯舜相反如



生者之道當然也是謂至情  
經常之德而不回廓非以有  
心子祿也是為庸德言語由  
衷一皆必信非以有心正言  
也是為庸言此惟性者能之  
而亦反之者與之為一者與  
君子將何以復性哉性之所  
率規矩準繩而法現為命所  
不得而雜也君子行乎所當  
行之法至于吉凶禍福絕矣  
希覬規避一聽乎命之自來  
而已矣此君子之所以求合  
于聖人也

堯舜由仁義行湯武却行仁義堯舜不思不勉湯武却思勉然  
竟能以脩為工夫各復其性亦無異乎堯舜矣要見人不可不  
盡其性意曰性者指其人而言與性之文法不同○動容以容  
貌言周旋以動作之細微曲折言中禮者舉動便是禮非禮在  
是而聖人中之也此乃聖人性術之洋溢故曰盛德之至為父  
兄故而哀其子弟為子弟故而哀其父兄便是為生此哀實為  
死者非為生者自是所性之痛悼耳經德庸常之德此理自是  
直致終有一念計度便是回曲聖人生來不待思勉那有計度  
德本可得祿但聖人不為下祿計方去脩德自是所性之履順  
耳行踐其言之謂正有心正行者必思言顧其行該吐議論皆

補新直此非分別帝王之異  
也言帝是本性王是復性  
學帝王之君子亦常純心  
以尽其性以性字為玉而  
歸重責之君子身上死盛



德之至，自有性之德，言此德之所在，即法之所在也。非為生三段俱是德，誠自德而非以干祿言信而非以正行，其非以處俱聽命于天之意也。故君子亦行法以自命而已。

說大章謹孟子曰：今之庭說諸侯者，多踰階後，而不能畢其說，皆起于視人不勝，大而自視不勝小也。吾謂說大人者，則藐之，勿視其覲。然何以藐大人之覲也？彼其堂室數，後據題數，凡宮室之覲，如此我得志不為也。食前方丈，侍女數百人，奉養之覲，如此我得志不為也。服

要照顧，聖人言無不信，原非為正行計，而安排打點要信，此自是所性之誠實耳，必是必然，非期必此節，極見得聖人絕無心思，絕不費力，故謂之性。四段內俱以性字貫入。○君子而欲作聖也，當何如？所行一違於法度，便戾於聖人之性，而一有希冀於命之說，則便非所以行法之心，故惟行法以俟命而已。法即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為的端，正，有個規矩準繩在於此，一毫不放過，終其身行之，而此外絕不計較，是所謂順受其正者，是所以立命者，反之，後，何以異於性之者哉。

### 大人章

此章見孟子自待甚重，不是為說士言，藐者藐其覲，乃輕富



聖飲酒驅騁田獵後車于乘  
侯遊之巖，如此，我所得志弗  
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在我者又皆制節品度古聖  
賢之制也，大人方失其靈，  
吾何畏彼哉。

補新直勿視不在眼裏，弗為

不在心裏，惟不在心裏，故  
不在眼裏，要重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若在我無得於  
古制，則說不得，猶大人一  
句事，世所為而已，不為是  
古，若制以制我也，即不為  
也，而後可以有為，是我又  
有以制古也，我在而古即  
在矣，在者皆有我在，皆

合古矣。  
養心童講孟子曰：欲生于心

貴，非輕大人也，勿視，正是藐處，非禮貌上倨傲待他。○堂高二

句，是宮室之巍，食前二句，是食色之巍，般樂三句，是宴遊

之巍，弗為者，須自己胸中，無一毫富貴相，一切世味，都拋得

下方能弗為，制字，不是制度，只是理之當然，若有成法耳，以其

為古聖賢相傳而守之，故曰古制，言我正以斥彼言古正，以卑

今然，又要知非是拘，以古法自守，即可以藐大人，乃是精神

體驗之中，自有天則自我作古可也，吾何畏彼，非傲睨王侯，但

此心快然，無拘無迫，得以自盡，便是無畏處，正與藐之勿視句

相應。

養心童





而還以言心養心者其莫善于寡欲乎夫寡非以分數言也。心与欲俱而不為欲宰。心為欲主。而不為欲役。是謂寡法耳。如其為人。也寡欲則欲無其欲。雖心有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則旁引。出雖心有存焉者。寡矣。養心者辨之。

補新直聖人無欲。常人任欲。賢人制欲。制之不使多動。多繼。蓋以道心為主。使人心聽命焉。便是寡欲。心非別有本體在。只不為欲累。便是本體存處。故曰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羊束章。誼曾督素嗜羊束。及其沒也。而曾子不忍食羊束。

此章首句提起。下申言之。不存邊。輕養對成害看。寡字註以節字貼甚妙。不是去了七分。尚留三分之謂。凡欲念有起。則覺有覺。即除。件。攝情歸性。是之謂寡。但不能保其不起。故不言無。而言寡耳。欲即聲色真味之欲。就內萌。說可。兼外誘。說亦可。欲淡則心清。故曰莫善存不存。只是心做得主。做不得主之別。多欲之人。其心何嘗不在內。但無主之心。雖存猶不存耳。此未說到和僻不好。只眼前欲減少。便存得此心。存不存。在寡與多時。說養意在言外。只重能存與不存。意勿泥寡美字面。

羊束章

此章不忍字重看。蓋曰羊束猶在。吾親不得復起而食之矣。此



蓋融物思親之念也。公孫丑問曰：膾炙也。羊束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膾炙既為不美，則必為曾皙之所嗜矣。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束？曰：膾炙衆人所全嗜也。羊束曾皙所獨嗜也。同不足以見吾親而所獨足以見吾親。譬如漳親之名而不諱親之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則曾皙之獨嗜，即曾子之獨思也。與哉。

補在陳章全章思狂狷。是傳道意惡鄉原。是徹道意重。重在鄉原上。狂狷非中道。須要裁之。可以傳道鄉原。則似得中道矣。然似之而非也。其害道為甚焉。得惡之

正是。不忍處全要。括出一段。悽慘悲慨之意。○然則句。意謂膾炙既美於羊束，則膾炙必為曾皙之所食。曾子不忍之心，何獨觸於羊束而不觸於膾炙？獨字最重。惟其同嗜，故未足以觸其孝思。惟其獨嗜，故深足以動其感愴。漳名以下，是譬喻。姓所同名所獨。人子所以諱父之名，不諱父之姓也。名姓屬親更切。

在陳章

此章自首節至又其次見聖人取狂狷之意。自過我門至惡似見聖人惡鄉原之心。末節指闢邪之功。以中行作主道統之傳。止有一中。即章末所謂徑也。中道之絕續辨于真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真也。惡鄉原。惡其似也。孟子拈出反徑而已矣。可謂



在陳章諸萬章問曰孔子在  
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有  
狂簡者進而直取乎上而不  
忘其本初孔子之言如此夫  
士而曰狂非其上矣不知孔  
子在陳何思譽之狂士孟  
子曰孔子嘗曰不得中道而與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獨  
者有所不為也夫孔子豈不  
欲中道哉以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之狂以傳道也萬章曰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  
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  
謂狂矣曰其實何以謂之狂  
也曰狂者其志嘐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蓋以徃古聖哲  
自期待耳至以其言而平考  
其行或未必副而不掩其言

得中之嫡派○狂者必簡合說重狂字進取解見論語進取是  
他原來的念頭到底只是如此故曰不忘其初一說初是最先  
第一念狂者不染世情不鑿本性是々非々一毫不泛轉換故  
能不忘其初心何思何言何不思其上也有不足意○次節首  
四句是引孔子之言下是推孔子之意中道是有狂之志又有  
狷之守而并融其偏者其次只指狂士○何如斯可謂狂是問  
當時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下文何以謂之狂是問狂者為人  
之實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提其志二字於嘐之上  
言以其大志形為大言曰古之人古之人是形容其嘐々處而  
謂前無古人也若云企慕古人亦何以稱狂者夷乎也不是平



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洋  
不屑為夫不潔之士而與之  
以傳道者是狷者其入也是  
又中行之次也蓋有中行且  
不可無狂狷無狂狷即終古  
無中行為斯道計者固宜思  
及之哉

御原至未即講萬章又問曰  
孔子嘗曰過我門而不入我  
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蓋鄉原德之賊也方以不親  
見為幸而何憾其不入哉曰  
不知自狂狷而外何如斯可  
謂鄉原而見惡于孔子若此  
取曰欲觀鄉原乎觀其所說  
狂狷者而志行可想也彼謂  
何以是嚶也言不顧行行  
不顧言動則曰古之人古之

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行並比  
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能踐其言處不掩者不遮掩  
以自蓋非行不掩言之謂亦見他心事光明便是入道基址○  
狂者既有琴張等此云又不可得者乃不可多得勿云不可得  
見不潔如非道非義之類狷者是不肯為不潔之事的人全要  
形容他操持固守亦是入道基址與之是與之傳道又次亦是  
中行之次○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欲聞孔子之所惡者故  
又引孔子惡鄉原之言而發之過門至鄉原乎總是以不見親  
就為幸乃痛絕之辭何如斯可謂鄉原此又章以己意承孔子  
之言問鄉原為人之實○何以是五句是鄉原譏狂行何為一



人吾不解大狂者行何為踴  
踴涼、獨行而且寡落吾不  
解夫獨者生斯世也、但為斯  
世之人也、人之所善斯可矣  
即其言如好蓋不狂不獨闢  
然陰翳以取媚于世也者是  
鄉原之為鄉原也萬章曰一  
鄉皆稱原人其論公矣宜其  
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而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曰自堯舜  
以來所不悔者此道也而鄉  
原竊之甚巧、摹之甚肖、明指  
其失而非之無可舉也、細摘  
其瑕而刺之無可刺也、同乎  
涼俗而不為異、合乎污世而  
不為忤、居之似乎忠信、亦竊  
忠信之近似其行之似乎廉  
潔、亦竊廉潔之近似耳、衆皆

句是鄉原譏狗、生斯世三句是鄉原摠收拾狂狷而自見其志  
不可與屬狷一邊此是孟子度鄉原之意而代之言如此非鄉  
原實有是言也闕然之句又是孟子判鄉原的公案語、是立  
已嚴峻、涼、是待人疎漏善斯可矣是要人許其長厚闕然是  
深自閉藏不敢說一句忤人的話做一件戾俗的事是鄉原也  
只承上一句言這是鄉原一生的行徑○無所往而不為原人  
為字就鄉原自為說言一鄉既都說他愿是他立身行己無處  
不謹厚了○非之二節摠只一意是孟子蕪孔子之意而即引  
其言為証非是大槩說他不是刺是細舉之而攻擊他無舉非  
真無可舉無刺非真無可刺只因掩護之巧蓋藏之密耳同流



悅之悅其似也彼方自以為是而不知士行與時趨混而為一居偽中道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又不觀孔子之所嘗言乎天下真是者無可惡真非者亦無足惡惟似是而非者易以惑人最可惡也莠似苗而非苗惡莠恐其亂苗也佞似義而非義惡佞恐其亂義也利口似信而非信惡利口恐其亂信也齟齬似樂而非樂惡齟齬聲恐其亂樂也紫似朱而非朱惡紫恐其亂朱也鄉原似德而非德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揆厥所自亦惟大經不正而邪慝如鄉原者始濫以似亂之耳君子反其經常不易

非是幹流俗之事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合汚非是染汚世之行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同流合汚皆是託於達人之和光而曲為悅仰調停之術若他自己有所汚染便又可非刺了此四句且輕虛居之乙句方實落居之是存心行之是制你心不勝其欺却太奸似忠大詐似信行不勝其苟却太貪似廉大汚似潔全粧成個恬靜好脩的模樣故眾人皆被他愚弄而悅之自以為是正是鄉愿病痛處所以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獨言堯舜者堯舜以中道相傳道之祖也故曰德之賊故字承通節來德即堯舜之道○似而非謂本非而又疑於是所以可惡惡莠以下明所以惡似而非之故專重末句不倍理曰義不欺人曰信



之道而已矣。既反正則並  
教明而人心一庶民咸知常  
道之有在而勃然興矣。庶民  
既興寧復有和慝哉。無論顯  
悼名教之外者。投之而不入  
即有陰竄吾道之中者。亦無  
所售其奸而和慝自息矣。然  
則孔子之思狂狷以援中行  
之緒。惡鄉原以嚴似是之防  
者。其亦反經意乎。

由堯章講孟子曰。先後聖之  
相傳也。有闕知者。繼其緒必  
有見知者。聞其先由堯舜至  
于湯五百有餘歲。而執中之  
統。湯契紹之矣。當堯之時。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  
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  
百有餘歲。而懋昭之。統文實

佞有才智。所言象有一段精確的道理。故亂義利。未必有才  
智。但口能捷便順利。似出情實。不曾粧點一般。故亂信亂德。  
字據註即是中道。勿說忠信廉潔。蓋孟子語不可入孔子口氣。  
中惡與惡字緊。叫應。怨之所以惡之。亂者眩亂莫辨之意。  
君子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達則如堯舜。窮則如孔子。不可專  
主在上位者言。經即堯舜孔子所傳之常道。此道原在人心。只  
為邪說近似亂真。人心為其所迷。反經者只於人心上。發明之。  
復此真是的常道。常道既復。庶民皆知。此經常之道。有個真是。  
自不為似是之邪所惑。庶民既沒。正道上興。與彼和慝似是之  
說。皆無所容於世。自然無了。故轉移世道者。只在開明人心。更



紹之矣當湯之時若伊尹萊未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而緝熙之統孔子

實傳之矣當文王之時若太公望故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則孔子者

列聖之統所屬也由孔子未而至于今僅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况鄒

魯非隔封疆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見而知者乎則亦無有聞而知之者

乎五世之濛未湮私泚幸茲有托吾誠不敢以讓入矣

補新旨于古聖人道脉只是

一知知便徹天徹地心口

不傳而道已傳特就當世

無別法。○反字、蕪有率之為躬脩、彰之為教化二意、與是興起於善、尊君子所反之徑、即是善、

由堯章

此章首三節歷叙道統、未節當自任意。○知字即契字、蓋道統

之傳、乃心契神授之妙、見字聞字、可畧點此事實、禹有執中之

命、皋有典禮之謨、湯有制事制心之學、伊有一德之訓、萊有建

中之誥、文有緝熙敬止之學、呂有敬義之戒、散有藝教之迪、孔

子有識大識小之學、玩六若字、俱有情所以起、末節以自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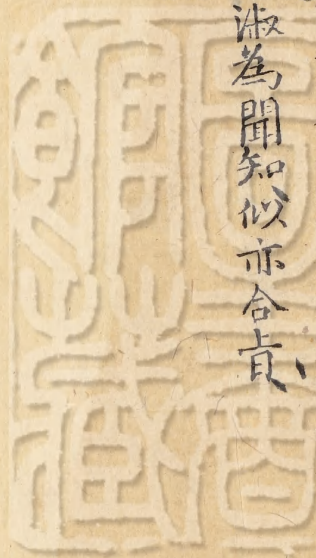
○近聖人之居、以鄒魯言、玩去聖數句語脉、分明說道統自堯

舜以來、一脉相傳、皆先有見知、而後有聞知、由孔子至今、時亦



異哉。分個見聞耳。其實見  
知不屬面承。聞知不屬耳  
受。面承耳受之知。有限。聖  
人傳心之知。無窮。為性會  
得自心之知。則雖隔幾十  
萬歲。猶然若見堯舜湯文  
孔子于一堂也。况又有見  
知為師承耶。

遠居甚近。倘此時無有任見知者。行如綫之脉。後世焉得有聞  
知者。歟。不墜之緒。執此分明。有自任見知意。但不曾說出耳。直  
渾融。体乎字爾。字發一說。孟子指顏曾思等為見知。而自已私  
淑為聞。知似亦合責。







100





浙江圖書館藏

000001

1951





八〇濟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0618

一九 年 月 日

八〇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上海圖書館藏

